

清

詩

話

蘇氏知聲

PDG

拜經樓詩話序

世之爲詩話者。一二才人。侈聲氣之廣。往往摭拾公卿貴游之名。以爲重。而羸其間者。降至市井富人。優伶賤卒。靡不攔入。其人不必要能詩。其詩不必皆可采。故其爲書也。蕪而雜。踳而鄙。去古人風雅之道。或遠矣。吳君槎客則不然。槎客居海昌之新倉里。早棄舉業。荒江城市。專事著述。瀏覽諸子百家之言。爲之考其得失。而訂其譌謬。所已刊行諸書。余極賞其校正精當。今復見所著拜經樓詩話。無俚辭。無彊言。有倫有要。足爲儒者揚挖之資。要非琴歌酒座。僅供才人之談噓。名士相標榜之比。王新城尙書漁洋詩話。朱竹垞檢討靜志居詩話而後。此其尤雅歟。槎客自序謂詩話非胸具良史才。不易爲。余觀是書所引。淄澠黑白。較然不淆。且有可與史學相發明者。又惜其才與命妨。不克登著作之廬。而徒老于荒江城市也。嘉慶二年六月朔日。無錫秦瀛序。

拜經樓詩話自序

著述之道。蓋難言矣。昔人論詩話一家。非胸具良史才。不易爲。何則。其間商榷源流。揚挖風雅。如披沙簡金。正須明眼者。決擇之。予于有韻之語。初未能研其得失。諳其良楛。又烏足以操三寸不律。而雌黃而陽秋哉。顧已雖不能詩。乃心有獨嗜。遇朋筵酒座。聞人談藝。輒忘倦。輒或樹齒牙其間。暇且筆而識之。殊不自悟。其弗可已也。間復以史喻之。夫學通古今。識究天人之際者。固推南董遷固之才。亦有爲別史。爲稗史。爲燕史。爲穢史。下至卮言。說巷議街談。苟稍足以資記注。而廣多聞。要未必爲三長之七所盡斥。然則是編也。姑存之以備詩話之稗乘。或庶幾焉。至書中先後緣隨得隨筆。故不類不次。亦畧仿宋元人詩話之例。超覽君子。或弗以叢雜爲嫌。而更匡其所不逮。尤厚幸云。嘉慶三年歲次戊午秋七月吳騫識。

拜經樓詩話卷一

海寧吳 騫槎客輯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戴山先生嘗著大學古文參疑及古記雜言諸書其意頗尊信豐氏石經古文吾鄉前輩陳乾初先生山陰高弟也晚著大學辨一書同時若桐鄉張考夫山陰劉伯繩海鹽吳仲木仁和沈甸華諸君交遺書爭之而乾初殊不顧蓋自謂實有所承也乾初晚家泥橋流離坎壈中論著不輟每有所就卽設山陰先生位爲詩文而祭告之其集中載告山陰先生文曰明明我師雖死猶生我呼我號在天之靈葬書非古大學非經某也闕之不遑敢寧又曰上咨先聖下質朱程是耶非耶昭然甚明某之誣妄是極是懲如其未謬寧弗我矜蓋其篤守而不移如此大抵二公皆參用姚江之學

陳爰立先生

枚

乾初從子也少工詩與龍山祝眉老

洵文

冉里蔡養吾

等十餘人結省過之社日相唱和爰立行尤高少補諸生旋棄去窗

前植蟠柏一。晨夕吟哦其下。自號霜柏子。卒年四十餘。遺詩多散失。存者僅三數十篇。其論詩云。以溫厚蘊藉爲體。以風雅鼓盪爲用。思入深沈。調出俊爽。宏麗詩不落濃俗。幽靜詩不落枯淡。雄句宜渾。不宜粗。婉句宜細。不宜巧。一觀意思。二觀體裁。三觀句調。四觀神韻。四者皆得。方爲全詩。四者中更以意思神韻爲主。觀此可以覘其詩學之造詣矣。

朱茂才亦大名淳。別字曉亭。祖嘉徵。父爾邁。母葛氏。宜竝以詩鳴。故亦大少工吟咏。所著曉亭詩鈔。氣格清淳。時造晚唐佳境。所作不輕示人。故罕知者。予旣錄數篇入湖海詩存。頃復讀其楚游偶咏。隨筆於此。寒沙淼淼挂輕帆。釀酒離亭有阿咸。白雁聲中辭故國。黃花節裏換征衫。風迴江閣星初亂。樹倚秋城月半銜。此去湘湖清似鏡。且須放眼滌塵函。

翻別芸編
素培兩姪

人情始念真。棊落枰邊難了局。波迎井底又翻新。薄游不止憐分袂。耿耿

雄心按劍頻。

臨川未及走
別星垣邵寄

素影斜臨紫塞寒。天涯懶向九秋看。幾時回

首腸堪斷。夜笛初高曉角殘。

秋月

蕭瑟商聲入夜長。亂縈殘葉下金塘。無

端吹斷還家夢。散作征人滿鬢霜。秋風四野微吟聽未終。夜深斷續遠含

風。可堪切切淒淒意。多在月斜煙淡中。秋蛩摘句。五言云。兩長深水腹。雲

斷鎖山腰。貴溪道中沙虛寒集雁。風急健呼鷹。市漢衝風橫斷影。帶水咽離

聲。咏鷺雁七言云。夕陽水碓鳴孤渌。遠樹秋蟬咽斷風。桐廬道中別浦草長封斷

鏃。荒原風急嘯枯體。寄懷陳梅窗先生暮江風急雁初度。旅榜月明人未歸。旅夜懷二兄

殘旗捲霧迷寒草。故壘連雲鎖夕陽。再渡鄱陽湖夜暝重林鳥未返。寒生孤林

客先知。旅夜感懷殘月棲巖沈桂魄。嚴霜壓樹結冰花。苦寒偶述

馬寒中上舍居插花山中。擁書萬卷築道古樓。與婦查氏惜日唱和。其

中世望之若神仙中人。寒雁樓詩自序云。予年十六。曾入是樓。忽忽四

五年。便有生死之隔。聊賦短章。心正惻惻未已也。不堪往事話零星。寒

雁樓頭初定情。記得夜來風雨亂。幽花強力到三更。月暗高樓人定時。

挑燈學我細吟詩。偶然七字粗能律。便道從今弟勝師。香犀滿泛玉浮

梁。妾手擎來夜勸郎。郎自無端推酒立。泥人一笑卸殘妝。同年十五小

於我。竝立花前如我長。究竟性情孩子樣。笑啼作戲慣無常。草龍帳底

坐新涼。葵扇輕搖話正長。話到後緣難的的。低頭不語去思量。別來好夢已無因。死後書來重苦辛。自是少君難再得。縷金裙子最傷神。寒雁樓今不可考。又嘗游吳氏。經時始歸。查謔以詩云。楊花豈向一人開。此去吳家笑幾回。惆悵西山歸棹後。問他可有阿誰來。寒中和答曰。楊花原是路旁開。且愛柔條看一回。假使春風戀個煞。可知今夜未歸來。其風情如此。

漁洋詩。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查堯卿上舍謂分甘餘話稱儀徵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攷今儀徵並無其地。不知漁洋何所據。故其真州雜咏云。古墓已迷仙掌路。昏鴉尙弔柳屯田。竊案獨醒雜志。耆卿死葬棗陽縣之花山。每歲清明。詞人集其下爲弔柳會。則真州之有柳墓。或傳聞之譌也。

宋王仲甫字明之。岐公猶子也。翰墨著於一時。客吳時有所愛。至京師爲岐公強留。逾時不返。因作詩曰。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筍歸期劃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一夜

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龔明之中吳紀聞。謂此詩用古樂府藁砧。今何在體。人皆愛其巧。

海鹽胡宣子谷水談林。杜工部贈李八祕書別云。一戎纔汗馬。劉須溪以一戎爲不成語。余案高宗伐高麗。克之。制一戎大定樂。習用既久。想不爲破句耳。騫攷梁元帝答羣下勸進令云。庶一戎既定。罪人斯得。蓋六朝人已有此語。非唐人擬爲之矣。

文選張茂先贈答何劭詩云。道長苦志短。責重困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爲我戒。夕惕坐自驚。李善注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蓋詩意力小圖大。恐違周任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戒。而容齋三筆云。禮緇衣篇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引文選此詩以爲詩。乃周任所作。此殆所謂不觀上下文之過與。

韓致光香奩詩。蜂偷崖蜜初嘗處。鷓啄含桃欲嘯時。竊謂上句蓋即古樂府寧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意。故下聯云。酒蕩襟懷微賊賊。春牽情緒更融怡。亦各承一句。駝駝馬搖頭貌而初嘗欲嘯。駝駝融怡。安雙聲疊韻於四

句中彌見晚唐人詩律之工細。

毘陵唐孔明孝廉

字昭

號半園外史家富藏書工吟咏有擬故宮詞四

十首雖不及仲初花藥間有可補蘆城所未備者三宮列坐御筵旁戲謔詼諧總不妨獨有儀文難假借謝恩一次一持觴香湯百種蚤澄清任取金盆次第傾伺得內家剛浴起一盃古刺水先呈聞道君王宴月樓諸宮絡繹進珍羞偶然醉裏龍袍污薄浣宜頒獅子油龍樓夜炙百餘盤錦被依牀丈六寬女侍一時齊出閣至尊已進保和丸朝罷回鑾燕豫時愛抽古史徹宵披丹鉛每到芳規處傳勅中宮召主兒

唐茂業興元沈氏莊云江繞武侯籌筆地雨昏張載勒銘山又蒲津河

亭云烟橫博望乘楂水上文王避兩陵世爲名句同時鄭都官蜀中

詩亦有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之句然氣象殊不逮爾

桃溪在宜興縣西南六十里又名張溪南唐門下侍郎張居詠居此子

孫因家焉宋建炎中岳侯曾館於張大年家有題屏書詳雲麓漫鈔又

有贈張完詩一絕云無心買酒謁青春對鏡空嗟白髮新花下少年應

笑我垂垂羸馬訪高人。張後人并完和詩刻石於其家祠中。詞海遺珠又載武穆逸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今世刻武穆集皆未見。知其不傳者多矣。

東家雜記載夫子車從出國東門。因觀杏壇。歷級而上。顧弟子曰。茲非臧文仲誓將之壇乎。睹物思人。命琴而歌。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又衝波傳云。孔子去衛適陳。途中見二女採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答曰。夫子游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採桑娘。夫子至陳。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圍。夫子不能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曰。用蜜塗蛛絲。將繫蟻。蟻將繫絲。如不肯過。用烟熏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於是絕糧七日矣。按前歌諸家琴譜皆不錄。竟似一首七言絕句。後四句并開聯句之濫觴。而荒謬無理。尤足噴飯。

馬雞出秦州。大倍於常雞。形如馬。徧體蒼翠。耳毛植豎。面足赤若塗朱。

宋荔裳觀察在北平時。署中嘗蓄之。荔裳爲之賦詩。錢塘李考叔和作云。珍禽元不產龍城。隴右攜來司五更。種並岐陽丹鳳出。名同天廐血駒生。耳毛削竹青驄立。距汗天桃赤兔行。我亦不甘終伏櫪。披星擁劍待伊鳴。披星一作幾回考叔名穎。錢塘人。諸生毛文龍守皮島時。穎常在其幕中。錢塘莫如京字雲卿。文雅好事。毛稚黃謂與明華亭莫是龍可相伯仲。家於東園。有高雲閣。疏泉列石。頗極清曠。毘陵惲壽平與相友善。至杭必寓閣上。間多題咏。如露蔓平窺石。煙蘿半浸池。薜荔愁中鬼。桃花劫外身。舊雨青氍在。新愁白髮知。無山多怨鶴。得樹亦棲鸞等句。皆可想見當日風采。餘詳東城雜記。

杜常華清宮詩。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多入長楊作雨聲。曉風字重。下句西風字。或改作曉乘。亦未佳。楊升菴云。見宋敏求長安志。乃是星字。敏求又云。長楊非宮名。朝元閣去長楊五百里。此乃風入長楊樹。葉作雨聲也。溫陵黃俞邵云。考前說。今本長安志乃無之。後說則李好文志圖中語。而升菴以爲敏求似誤。右見俞

邨長安志跋元吳師道詩話亦有此論蓋升菴所祖也

虹橋板出武夷山中傳爲仙物在高峯之巔人跡不能到嘗因風飄墮

谿澗間爲樵牧所得稍不謹則凌空飛去張芑堂燕昌嘗見一片於杭

吳達夫家爲之題識越十年餘竟爲芑堂所得板長尺餘廣二寸厚三

分色如楠木其質堅細而有文一角微白賞玩家多著於吟咏梁山舟

太史詩云虹橋之板才徑尺付與幽人鎮玉格延陵寶藏東海題題處

天然一角白書不可信事可傳非柎非柏無人識卽今散落市塵中君

獨何緣收拾得當年吹墮武夷峯仙凡恟怳將母同須防一夜風雨疾

飛去天邊化斷虹此詩可追響竹垞予嘗見沈椒園廉訪舊藏唐劉蛻

硯以虹橋板爲匣硯石紫色長不及三寸廣寸餘厚四分旁有蛻字篆

書按唐詩人尙有陳蛻肅代間人見唐詩紀事此不知何以定爲劉蛻

也硯今歸陳仲魚孝廉

穆陵關壁間有人題詩云獨上亭臺耳目新情懷何異葛天民江山寄

跡原非我天地爲廬亦借人收盡尊前千里目流空衣上十年塵有詩

不寫酬佳景。卻恐風塵笑客貧。詩極蕭爽。或傳呂純陽所作。義興盧九台先生過其下。讀而善之。嘗和其韻。

陸東陸。初名董志。字倩迂。江陰人。嘗爲非錢詩百五十種。蓋實非錢而以錢名者。又取錢之確見經傳而無疑者。各系之以五言律。凡若干首。分類爲小序。予疑今世所傳松塔藕心梳錢及臨安府鏤牌等。皆可入非錢類。惜乎陸詩不得見。

查東山先生遇吳順恪事。世皆豔稱。予觀東山所作敬修堂同學出處偶記。有似出于傳聞之過者。豈當日以其既貴而故爲之諱耶。記云。己亥。余客長樂潮鎮。吳葛如以厚幣邀余至其軍。爲語南鄙。夙昔艱難。諸狀。方在席。無所指顧。而境內不軌。猝縛至階下。告余曰。吾徵發而彼遁矣。吾密行內間。不失一矢。未幾而不軌之所恃豪爲戢。他不靖。幾圍奉飛符報命。葛如曰。是又內間之轉行也。吾左右尙不聞之。葛如能詩。自比武侯。故以六奇爲名。大率用兵以計勝。顧名知之矣。時令其長君啟晉。晉弟啓豐。偕侍余座。晉字長源。啓豐字文源。長源已登丁酉賢書。生

而韶秀玉立工詩。所至輒流連。興懷古昔。疾行五指。篇什繁富。不勝舉也。余嘗叙其爲文有關戢安之大者。嗣余詩可之選。凡仕宦游歷所賦。無不及之專帙。東粵遂入葛如。瀆陽峽一詩。別久之。投余遠問。則葛如病而長君晉已脩文去矣。葛如隨物故。世相傳。余初有一飯之德。葛如方布衣。野走懷之。而思厚報。其實無是事也。文源乃邀郵。蒙殊格。得襲古句。稱三十登壇。而文源齒弱未及。初晤余時。去總角無幾。便以能屬文。廩膠庠。不意其投筆指顧風雲。用儒柔奠南服也。

宋南渡時。宣尼嫡孫隨國南遷。占籍浙之衢州。至元孔洙以曲阜守墓。奏讓公爵。世祖允其讓。而嘉之。以洙爲祭酒。厥後遂爲布衣。明正德間。海寧董湊特言於衢守沈燾。奏保孔子五十七世孫彥繩襲五經博士。衢之有博士。蓋自此始。方彥繩北上時。湊爲祖道于衢之萬松書院。董蘿石先生有長歌紀其事。

海鹽錢東圩。其先本何姓。明初隸戍籍。以稚子鞠於錢氏。因蒙其姓。至東圩始訪獲何氏遺壟而祀之。從吾道人嘗爲賦河源復古詩云。遺志

傳來事可知。不同鴻漸易中推。提携道遠嬰難保。寄養恩深氏可移。河
脈已窮星宿海。梧巢今見鳳皇枝。荒村墓道無寒食。又見焚黃酌酒時。
至商隱先生汝霖復姓何氏。而竟無後人。謂由復姓之故。然其理亦不
可解也。

蔣山傭詩律蒙告云。律詩如岑嘉州嬌歌急管雜清絲。止是不拈。不可
謂之拗。如子美云。去年登高鄴縣北。乃是拗也。拗非律之正體。中唐始
有之。拗須拗到底。古詩尤忌湊韻。有一句湊韻。卽是懈處。通篇格律都
減。律詩中八句。其流動處。轉一句。深一層。乃爲合格。若上深下淺。上
紆下直。便是不稱。上兩句對立。若上比下賦。上賦下比。皆詩格所無。
是知作近體者。亦不可不知六義。詩家于叙事之中。有一句二句用
譬喻或故事。俗謂之襯貼。則古人未嘗不用。但或在叙事前。或在轉折
處。或正意已足。須得引證。若於賦中突出一句。此便是湊句。凡律中
二聯。用字稍有雕刻不妨。首末二聯。須老成渾脫。首聯如春。中聯如夏。
秋末聯如冬。八句中具四時之氣。方爲合格。詩避三巧。巧句。巧意。巧

對三者大家所忌也。律詩中有活對者，有不對者，必其用意處也。意

活則詩亦從之，小有參差，不害。然其上下文，必有整齊之句，無通篇活

對者。律詩中二聯，往往一聯寫情，一聯即景，情聯多活，活則神氣生

動，景聯多板，板則格法端詳，此一定之法，亦自然之文也。律詩下四

字押韻，大率半虛半實，其有四虛四實，四板四活，最難用，惟有大筆力

者能之。啞韻能響者，其人必貴，險韻能穩者，其人必安。子曰：知者樂

仁者壽，吾于詩見之。學詩不可但學句法，須以一氣渾成爲上，若逐

句作去者，不足言詩。學詩不可先學律詩。右見菴中隨筆

陳乾初先生黃棟頭歌：三月風吹黃棟茶，低枝肥白長新芽。蓬松滿野

無須買，採取盈筐不厭奢。小曝庭中勿過乾，晶鹽細拌上新罈。少虛饅

口毋封裹，一寸翻將浸水盤。浸水盤日一易，兼旬出之美無敵。福州橄

欖旨不如洞水，芥茶香未及。千古只有淵明詩，風韻清遙神似之。自注

曰：詩中無淵明比，食味中無黃棟比，嚼水黃棟四五莖，以陶詩百篇下

之，庶稱元賞。黃棟頭至今吾鄉猶尙之。

長洲韓其武騷著補瓢存彙歸愚先生序之。嫁女詩云。鼓吹迎門燭焰紅。悲啼聲雜笑言中。乘龍但願逢佳婿。賣犬何妨作乃翁。舊服盡搜慈母篋。新妝旋換別家風。梁家眉案張家黛。莫負當年育汝功。亦可謂善寫物情者矣。其武沒後。嘗託夢家人言。錢塘吳主事一騷是其後身。子某特至杭訪之。時吳已登賢書。避不肯見。未幾亦卒。年二十有八。

抱朴子謂竈之神。每月晦日。輒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今俗以臘月二十四日爲竈神上天。北方有以二十三日者。案范石湖祀竈詞。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朝天欲言事。是古用二十四日也。是日多設酒果祭送。或用膠牙餈。四川綿州志。俗謂粘竈神牙。使不得言。尤無稽。竹垞醉司命辭。餈糕粉荔。雜還上陳。藉糟漉滓。塗之竈門。司命入覲。行步僂旅。覩覲兩目。醉不能語。亦屬文人託興。予友周勤補孝廉廣業嘗有詩云。膠糖祀竈潔春盤。歸到天庭夜未闌。持奏玉皇無好事。且將過惡替人瞞。措詞極爲婉妙。

明明秀上人。號雪江。嗣法於海鹽天寧寺。天機靜慧。前挹梵公之清芬。

後啟湛師之駿逸嘗與朱西村陳句溪諸老結社唱和其送陽明謫龍
場驛丞詩蠻烟瘦馬經山驛瘴雨寒雞夢早朝之句尤爲時誦予嘗得
其手蹟蘿壁山房圖詩并記云蘿壁山房圖迺香光居士爲元津濟公
所繪筆法精妙真天奇也國初諸老宿皆賦咏之若干年爲西宗意公
所得亦有紀識意之沒復若干年傳于大雲慶公三十年前余在南屏
始獲一睹今又歸我東啓昕公昕因號之曰蘿壁蓋有慕於昔人者也
嗚呼未百五十年此卷不知幾易主慨時易世殊而人生猶夢幻也然
則此卷閱人誠一傳舍耳東啓聊亦坐香光之境觀諸老之言而進於
清淨法性中則斯卷之功不爲少矣遂紀世次於末并賦以詩白雲半
畝小蘭若垂老安心心自安春泉引夢松花淨月色侵門山翠寒茶杯
采掇細烟雨禪牀映帶青琅玕栖息此中同傳舍不知坐破幾蒲團未
署石門山人明秀嘉靖七年春三月朔日在嘉會堂記按記中所謂香
光居士者王叔明也雪江後居錢塘聖果寺更號石門山人有雪江集
今不傳此跡今歸芭堂明經

攜李諸襄七太史謝友人寄參詩云虎穴探深得羊頭絕頂劉異名值

鬼蓋上藥合人銜有客憐多病輕郵致密緘文場遲跂跂明日好抽帆

皮襲美聯句跂跂松形矮般跚檜樾炴又詩襪襪風聲疾跂跂地方疼

般跚襪襪與跂跂俱疊韻對格按跂音部下切跂音苦下切玉篇云跂跂行不肯前也李建勳有跂跂為詩跂跂阿書之句

明侯官曾弗人先生異撰所著紡授堂集詩立意求新未免稍流於詭

其與趙十五論詩書云嘗謂古詩難于律詩五言律難於七言律杜詩

七律罕不奇妙者至五言平率高古遂已參半惟王孟五律妙於七言

殆有天授譬則陶令為五言古神品時固未有七言之體即有而陶為

之亦未必不亞於五言要未可謂五言之較易也七言律渾堅沈鷲中

易暢易動纔縮二字暢則不堅動斯未沈不動不暢又涉平板今使縮

長句為短句難展短句為長句易是以從後人而觀則歐蘇流暢於韓

柳韓柳流暢於史漢史漢流暢於左氏左氏流暢於尚書然而尚書左

傳短節中未嘗不暢不動秦漢而後遂以漸加斯則句從古短字以世

增以此思五七言難易便自了然且作詩者從古體入手雖律詩亦有

空曠之妙。王孟之五言。杜之七言。皆以古詩爲律詩者也。少陵五律。王孟七律。則以律詩爲律詩矣。今之學詩者。從律詩入。以其有占有儷。易於取偶成篇。其律又從五言入。正如里塾小兒學作對句。以字多者爲能。盲師矜喝。瞽子啁疑。宜其謂七言最難合作。甚於五律也。至謂律詩難於古體。則又護短欺人。譬之習應制義者。謂時義難於古文。爲左馬韓蘇易。爲王唐瞿薛難。更無是理。可以無辨者。弗人之論。多中時病。蓋亦未嘗無心得者。

趙孟奎分類唐歌詩一百卷。昔人未見著錄。收藏家亦絕少。明葉文莊涇東橐中。有書唐歌詩殘本。後云。僅得實存二十七卷。蓋已不及三之一矣。文莊自言。從雷景陽侍郎借鈔。往予在吳門書肆。見不全宋槧十冊。後有毛扆手跋。蓋汲古舊藏也。楮墨極精好。此書分門纂類。趙孟奎序言。凡一千三百五十三家。四萬七百九十一首。可謂廣矣。孟奎字文耀。號香谷。寄貫蘇州。太祖十一世孫。寶祐四年。文天祥榜進士。忠惠公與憲子也。官至祕閣修撰。

宋施德初父子及顧景審注東坡詩甚詳較王龜齡集百家注勝之遠

矣如赤壁賦吹洞簫之客爲綿州武都山道士楊世昌亦見施注次孔毅父詩注

而王不及也宋牧仲在吳中得宋刻施注蓋是琴川毛氏藏本中缺數

卷屬邵長衡補注而刊之人頗譏邵之妄朱竹垞有上客爲補由儀詞

之句亦微詞也當時惟琴川錢氏有足本毛子晉每欲借鈔補全靳而

不予後遂付之祝融世間竟不聞有全本矣然宋所刻宋板施注亦非

原本嘗見知不足齋有宋板半部其注較近刻尙多什三四即世所傳

王注亦然予家有宋建本王梅溪集百家注東坡詩集楮墨極精視近

刻之注亦多什三四而分門別類及卷數俱異然不同和陶詩本不在

內而今強爲附入以是知古來書籍爲後之庸妄人刪并錯亂多失本

來面目又豈特二書爲然哉

常熟毛斧季嗜古不減其父嘗讀手跋趙孟奎分類唐歌詩殘本自言

展轉訪購幾于心力俱殫因竊其大略以見前輩求書之篤非後人所

能及云趙氏分類唐歌詩乃鄉前輩藏本後以售于先君者先君見背

後先達爲予言此書世間已無第二本予急歸檢之按照目錄僅存十一爲惋悵久之因思以天下之大好事者之衆豈遂無全書傳聞武進

唐孝廉孔明字昭有之託王石谷輩往問無有也先是託王子良善長

訪於金壇甲辰二月子良從金壇來述于子荆之言曰唐氏舊有其書

須價百金因思于與唐姻婭也果能得之鳩工付梓不過傾家之半遂

可公之天下俾讀其書者如入建章而睹千門萬戶之富此生樂事孰

踰于此矣蓋再訪諸即欲鼓棹內兄嚴拱侯垣曰此韻事亦勝事也吾

當往次日即行道經丹陽宿旅店樓中中夜聞戶樞聲雞初鳴鄰壁大

呼失金諸商旅皆起將啓行戶皆扁鑰不得出天明伍伯來追宿店者

二十三人拱侯居首爲與失金者比屋也匍匐見縣令命各出囊中金

召失金者驗之布金滿堂下多者數百最少者拱侯也及驗畢皆非遂

出拱侯曰可以行矣曰未也令不能決當質之於神昇神像坐廣庭庭

中架熾炭上置巨鍋傾桐油于中火炎炎從油上出向拱侯曰請浴拱

侯歎曰毛斧季書癖害人一至於此乎趙孟奎之唐詩其有無未可知

令予死於沸油。何也。一老人曰。若無惡。苟盜金。必糜爛。不然。無傷也。試以手探之。痛不甚劇。遂醮油塗體。果無損。遂以次二十二人。盡無恙。拱侯曰。人謀鬼謀。鑊湯爐炭。盡嘗之。今可行矣。又一人亦去。其二十一人者。方與旅店鬩。及事白。盜金者店家也。拱侯抵金壇。促于子。刺馮書唐孔明。答曰。無之。竟不得書以歸。予趨迎。問唐歌詩。拱侯曰。焉得歌不哭幸矣。予驚叩之。備述前事。既悵快。復跼蹐焉。

查韜荒晚歲游茶陵。頗有所眷。遂死于其家。朱曉亭悼韜荒詩云。路旁香草露中花。采采其如秋望賒。哀些欲招無處所。不知雲雨散誰家。三閨死後屬青蓮。之子高名亦與傳。自古才人多好色。才人未有不神仙。朱與查爲中表兄弟。詩蓋閔之。亦諷之也。

世傳天竺中秋夕。往往有月中桂子飄落。惟至正壬辰。落在九月十五夜半。陳敬初爲賦。桂林謠云。廣寒宮前秋色老。杪櫺子結虬枝杪。自注一名杪櫺剛風吹顛玉蟾蜍。丹桂經霜香似掃。雪覲提杵敲丁東。驚落瓊璣銀

闕空。羿妻嬀居不遑惜。蚌胎撒下塵寰中云云。

錢塘陸麗京晚歲祝髮爲僧雲游四方初猶暫歸後遂棄家長往不知所終有女名莘行字纘任七歲卽能詩文常念其父作雲游始末紀歸袁花祝龍自翼棊纘任詩多散佚不傳七歲同父母兄弟姊送吳公錦雲司李吳郡一絕云自憐嬌小不知詩執手臨行強置詞盼煞歸鴻傳錦字吳江楓落正愁時見尊前話舊

魏舒者桐鄉人少學浮屠氏法名苻舫工詩嗜酒不安淨業邑令吳某逮繫於獄將嚴治之會移他邑代之者爲滿洲舒瞻偶錄囚入獄見壁間詩詢知爲魏作大喜立出之而加冠巾焉魏感其德更名舒字曰更生嘗以詩謝吳令云鍛得頑金能繞指不知何以謝良工蓋吳性嚴酷時有吳鐵匠之目云

陳世大字敬微海寧人詩工咏物嘗作百花詩極爲同邑查求雯太守克建所賞如偶尋香去二三里忽見梢開六七花梅行過小橋香忽送

吹殘短笛月微昏上一庭遲日黃鸝轉十里香泥紫燕飛杏誰將帝女

江邊淚染作漁郎洞裏春夾竹桃諸聯亦彷彿茗齋之遺也

明西昌鄒青士萬選少日負其才氣目空一世詩歌賦咏自總角至弱

冠之歲已不下數十萬言後遭流寇之難家爲之破無何又遇事訟繫

者累年久之得釋所存有燹牘編園屏屬藁櫻寧集等其詩頗近香奩

自謂皆有所寄託今錄數首於此笑語歡從陌上來懸知鬪草賭釵回

柔風護得香羅穩不許游人亂著猜踏幾度驚魂夢好風無聊卻當是

眞逢偏教異日眞逢處倒要翻疑作夢中無又秦鏡詩云寶鏡如銀解

照妖肺腸私曲總難逃阿房複道都懸徧何不當初照趙高

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知是淮流轉處

山此秦少游泗州東城晚望詩也見淮海集中而沈歸愚入之別裁集

閨秀鄒氏若瑗梁溪人適太學生朱汝綸若瑗少工吟事旨格清遠不

慕華貴在東吳彷彿有陸卿子之風其尤雋警者如一村通路約欲往

翠微重茆屋蘿全補竹籬雲半封溪聲咽殘月山色破寒鐘早有鳥驚

起幽人策短筇曉起舟行村塢中落日照離顏看君辭舊山琴書元不賤菽水故

應艱匹馬齊烟裏荒原魯樹間殘秋一聲雁何處穆陵關送女夫秦陵滄游山左乍

寒乍煖落花天。好景全消。又一年。蝶影飄殘。桃底露鶯聲啼。破柳梢烟。

休彈錦瑟傷青鬢。誰向紅樓惜翠鈿。惆悵王孫歸路杳。任他芳草自芊

眠。送春盤螺漸上碧雲梯。萬木森森寺逕迷。古渡遙連瓜步暝。危崖橫壓

海門低。展粘石磴蒼苔滑。杖挂烟蘿濕翠齊。欲問華陽真逸事。江流又

擁夕陽西。登焦山頂落日挂江樹。蓬窗四月秋。夜潮回客夢。何處是揚州。夜泊丹徒

虛綠搖窗鏡影空。庭梧瑟瑟翦秋風。水晶簾外朦朧月。人在秋江碧練

中。延清閣夜坐若瑗性至孝。在室時。刲股和藥療母疾者再。沒後。秦小峴觀察

梓其遺集。曰亦南廬小稟。女配觀察。亦能詩。觀察嘗咏其潞河南還舟

中作。有千里歸帆。渾是夢綠楊影裏。畫橋西之句。

青梅軒詩話。徐凝絕句。殊有佳者。不盡惡詩也。如娟娟水宿初二夜。曾

伴愁蛾到語兒。及不寒不暖看明月。況是從來少睡人。極似香山。其留

辭川守侍郎云。一生所遇惟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到朱門淚先盡。

白頭游子白身歸。

又云。元稹水上寄樂天云。眼前明月水。先入漢江流。漢水流江海。西江

迥庾樓。庾樓今夜月。君豈在樓頭。萬一樓頭望。還應望我愁。此格古今絕少。

又云。長水鴛湖權歌百首。一時寄興之言。補綴舊文。以資驅使。古人所謂有一不可有二也。後之效者。南宋雜事詩。遂得七百首。紙札無情。任其搖摩。果何取乎。

青梅軒詩話。陽羨史位存

承謙

著。位存與弟衍存

承豫

並以詩鳴荆南。

位存有秋琴其小眠齋詞。衍存有蒼雪齋集。

拜經樓詩話卷二

海寧吳 騫槎客輯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元錢惟善試羅刹江賦以七發之曲江爲卽浙江楊廉夫韙之說者皆謂廣陵江無濤而錢塘江有濤也國朝朱竹垞復以錢塘江干有廣陵侯廟賦詩以證之近人頗有疑錢說之不然者韓江汪容甫中及吾友俞君秉淵思謙皆爲之論辨余間攷王充論衡書虛篇之論三江云有丹徒大江有錢塘浙江有吳通陵江此明錢塘江與廣陵江判爲二江矣又曰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蓋即指乘之七發又曰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然則舊曲江本有濤由當時江面隘狹之故後來江面寬平故遂無濤錢塘江面始終隘狹故至今尙有濤仲任去枚乘未遠所見相同惟善生後千餘年輒欲奪廣陵之濤與浙江豈其然乎又按廣陵侯廟未見于咸淳臨安志考西湖游覽志廣陵侯廟在石塚本名協順廟其神陸圭昭慶軍人也宋宣和中引兵攻方臘敗之沒而爲神嘗與

三女效靈江岸。淳祐中。賜廟號協順。封神爲廣陵侯。是宋之神號。與漢之疆畛。初無相涉。竹垞偶見廣陵侯廟。遂爾賦詩。以證錢之曲說。殆未

之深攷與。元宣城貢奎亦封廣陵郡侯

鄞縣全吉士。祖望相傳爲同邑錢忠介公。肅樂後身。人未之信。後吉士

舉子。初墮地。而錢公後人來賀者已在門。訝其知之速。曰。夜來聞影堂

中人言。謝山舉子。可喜可喜。謝山吉士號也。故吉士有五月十三日舉

子詩云。釋氏語輪迴。聞之輒加嗔。有客強傳會。謂我具夙根。琅江老督

師。於我實前身。一笑姑應之。燕說漫云云。昨聞正氣堂。預告將雛辰在

我終勿信。傳之頗驚人。聊以充談助。用怡湯餅賓。先是謝山有兄。生而

穎悟。六歲而殤。母哭之慟。忽張目曰。無哀。當再來補之。後十年而謝山

生。故小字補兒。然謝山所舉子。亦蚤夭。無後。豈絕續之理。雖鬼神亦不

能爲之主耶。

宋荔裳先生自浙西觀察移官四川。康熙壬子。蜀中寇亂。荔裳方入都。聞家人盡被難。憂憤而卒。有女才及笄。流落至滇中。爲王某室。踰年而

寡遂祝髮投中山爲尼。名道啓有侍婢王氏亦相隨入道。名慶光。至壬戌五月。二人避兵入山。突遇悍卒悅其姿。強之東下。且逼令蓄髮。宋以死自誓。且以匕首戡胸。幾殞。卒度其志終不可奪。行至偏橋。委之而去。二人計無所歸。憶有舊侶海成者。結庵省溪江口。欲往依之。而又不諳道路。偶遇浙西商人董某。相約同行。抵銅仁。爲邏卒所疑。送于官。太守葉滋齊廉得其寔。閱其名家女。欲送還鄉里。女泣曰。妾生不辰。橫罹顛躓。聞父母竝下世。藐焉此身。縱不能死。亦復何顏對桑梓。苟得一茆庵。寄跡。懺除夙孽。私願足矣。時吾邑楊自西少司馬方撫黔。飭所屬從其請。查悔餘內翰適在楊幕中。賦中山尼一篇以紀其事。

盛百二袖堂筆談載濟南教授萊陽周某言玉

叔女實未遭辱有侍女挺身代之然此事查內翰在楊幕所目擊而紀之不實或宋鄉人爲之諱而云然與

石獷生江南山谷。蓋蛙之美者。四足尤長。皮若蟾蜍。而色紫多疱。聲類犬吠。故獷字從犬旁作。昔人所謂紫色蛙聲者。殆指此與。義興諸山尤多。陳迦陵竹枝詞云。紅糟薄醉蒸山獷。銀縷如絲切柿狐。攷穆希文蟬。史山蛤。一曰南風蛤。又曰石蜺。生山谷中。遇南風則出。背黑色。排磊兩

股甚長。孝豐人珍之爲上品。連皮蒸熟。味在于皮也。騫按左思蜀都賦。蠍螻山棲。龜龜水處。劉逵注。蠍螻鳥名也。今所謂山雞。何義門謂蠍螻乃蛙類而大。俗名山雞。所糾良是。猶今吳越間呼青蛙爲田雞也。劉氏誤認禽中有山雞。遂指蠍螻爲鳥名。足證選注之失。

唐李郢浙河館詩。有青蛇上竹一種色句。何義門詆爲外道。騫按吳越山間有蛇形類蜥蜴。四足。身長尺餘。色青如蛙。土人呼爲竹葉青。又異苑。汝南人入山伐竹。見一竹枝葉已生。而蛇體未變。相傳蛇可化竹。竹復化雉。唐人詩似未可輕議。

宋李雁湖箋注王半山詩集。海鹽張氏所雕者。乃元劉辰翁節本。失雁湖本來面目。曾見知不足齋所藏宋刻半部。箋注竝全。每卷後又有庚寅補注。不知出自誰手。晁氏讀書志亦未之及。或疑卽雁湖所補。考壁以寧宗開禧丁卯。出居臨川。箋注詩集。當在是時。其卒于嘉定壬午。至理宗紹定庚寅。雁湖沒已八載。安得復出其手。或其門人如魏鶴山序中所謂李四美之流爲之。則未可知耳。

唐人咏息夫人云。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息媯事始著于左氏。而國語及公穀。並不言之。劉向列女傳。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何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醮。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視于曷日。遂自殺。息君同日俱死。楚王賢夫人之守節而死。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則息夫人初未嘗失節。烏有所謂生子而未言者。中壘父子皆明左氏。纂頌此書。獨不取其說。當必有據。予疑楚王當日或因夫人不從而死。別取夫人。娣姪之媵。息者充之。亦號之曰息夫人。是生堵敖及成王者則未可知。正如蜀之有兩花藥夫人也。

渡海輿記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自述往臺灣歷諸番社。採買硫觔。記海外諸國風土。其書與稗海紀游大畧相似。未附臺郡番境歌。今錄數首于左。鐵板沙連到七鯤。安平城傍自一鯤身至七鯤身皆沙岡性堅如石舟犯之立碎鯤身作浪海天昏。任教巨

舶難輕犯。天險生成鹿耳門。雪浪排空小艇橫。渡船皆小紅毛城勢獨崢嶸。

即安平城渡頭更上牛車坐。沙梁水淺小舟不能達岸必藉牛車挽之

日暮還過赤嵌城。編草為牆取次

登衙齋清暇冷如冰。風聲捍醒三更夢。帳底斜穿遠浦燈。無牆故也男兒待

字早離娘。有子成童任遠颺。不重生男重生女。家園原不與兒郎。番俗以婿為嗣

有子不承業故不知名番兒大耳是奇觀。少小都將兩耳鑽。截竹塞輪輪漸大。如錢

如盆復如盤。番兒以耳大者為豪。立則垂肩行則撞胸。輕身捷足似猨猴。編竹為籬束細腰。番以射獵為生腹大

則走不疾故為籬束之等得吹簫尋鳳侶。從今割斷伴妖嬈。結構之夕斷之深山負險類磨屯。

一種名為傀儡番。博得頭顱當門戶。髑髏多處是豪門。番種實繁舉傀儡以槩其餘觀數

詩。臺郡風土之異。已約畧可見。此書雍正十年。知將樂縣事蜀安岳周

于仁嘗為之序。

宋曾達臣獨醒雜志。江州德化縣楚城鄉。乃淵明所居之地。詩中所謂

柴桑者。宣和初。刺史卽地立淵明祠。洪芻駒父為之記。祠前橫小溪。溪

中盤屹一石。人謂淵明醉石。土俗遇重九節。攜酒擷菊。酌奠祠下。歲以

為常。按靖節祠及醉石。今不知猶在否。唐陳光有題淵明醉石詩曰。片

石霞寒色。先生遺素風。醉眠芳草合。吟起白雲空。道出乾坤外。聲齊

月中我知彭澤後。千載與誰同。又王貞白詩曰。片石陶真性。非爲麴蘖昏。爭如累月醉。不笑獨醒人。積疊莓苔色。交加薜荔根。至今重九日。猶待白衣魂。二首見分類唐詩。

藕花多處別開門。牛帶斜陽過遠村。不爲籬疎增日及。祇因人看煮黃昏。此西湖僧篆玉山居雜興詩也。按牡蒙一名黃昏。見急就章注。陳后山詩有黃昏湯。王厚齋謂卽此。

何無忌與人論詩云。欲作佳詩。必先尋佳韻。未有佳詩而無佳韻者也。韻有宜於甲而不宜於乙。宜於乙而不宜於甲者。題韻適宜。若合函蓋。惟在構思之初。善巧揀擇而已。若七言歌行。抑揚轉換。用韻頓挫處。尤宜喫緊。理會此處。最能見人平日學力淺深。工夫疎密。乃至排律長選。亦宜斟酌。韻脚穩妥。庶無牽強搭湊之失。可見工詩者。未有不留意于韻。今人衝口吟哦。但求叶韻。甚則次韻疊韻。連篇累牘。徒使唇焦腕脫。令人生厭。無忌名白。溫州人。少爲郡小史。司李龍君御異其才。爲加冠。集諸名士賦詩以醮之。且延譽於海內。遂有盛名。崇正初。以老壽終於

梅嶼山中有汲古堂集

宋林同子真。福唐人。父遇號寒齋。有隱操。同見宋史忠義傳。失其名稱。林空齋查初白先生爲考證。載之福建統志中。子直嘗採古今人物之孝於父母者爲孝詩三百首。劉克莊序謂其事陳而意新。詞約而義博。予讀其咏茅容殺雞奉母云。雞乃爲母設。蔬惟與客同。賢哉茅季偉。誤矣。郭林宗。范滂云。寧將身塞禍。不忍母流離。我自不爲惡。黃泉今有辭。徐季登云。南州徐高士。姓字滿東都。有子篤孝行。終喪竟隱居。王脩云。去年今社日。撫事倍酸辛。罷社爲兒泣。鄉鄰定可人。鶴云。好是鶴鳴陰。居然子和聲。休云氣所感。自是物之情。暖云。不忍身逃箭。知爲母塞瘡。人心有如此。獸面亦何嘗。皆直書其事。不假文飾。而理自見。宜爲後邨所推許焉。

唐周曩作咏史詩數百首。都乏精警。唯咏君王后一首云。連環要解解。非難。忽碎瑤堦。一旦間。兩國相持兵不解。會應俱碎似連環。殊有意致。簇簇魚鹽喧古市。聲聲絃誦徧儒家。此宋姚述堯過青田句也。見方輿

勝覽按述堯字道進錢唐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所著有簫臺公餘詞一卷生平與張无垢施彥執諸公友善橫浦集中有和進道詩彥執北窗炙輠錄述進道語尤多

炙輠錄謂進道華亭人豈其祖貫與

竹垞選詞綜直以進道為名而

所載三年枕上吳中一首又見於東坡集不可解也

周松靄大令夙精華嚴字母之學嘗著悉曇奧論又輯杜詩雙聲疊韻括畧以為音聲之道本乎天籟若夫雙聲疊韻則三百篇已肇其權輿漢魏洎晉宋以前大都闕與理合齊梁而降風氣尚屬初開唐賢明此者多而少陵更擅勝場惜自來讀杜者無慮千百家從未有論及于此其體例有雙聲正格疊韻正格雙聲同音通用格疊韻平上去三聲通用格雙聲借用格疊韻借用格雙聲廣通格疊韻廣通格雙聲對變格疊韻對變格散句不單用格古詩四句內照應格凡十二類所摘古近體詩句自杜外附漢魏六朝至唐宋諸家自謂凡數易稿閱二十餘年而後成其致力可謂勤矣此書實發千古之秘要非深通音韻者不能知其妙也

李之佳品莫過于構李。生青熟赤。其甘美多津。真不減玉乳之梨。每顆必有一爪痕。相傳以爲西子曾搯之。造物之奇。殊有不可理詰者。竹垞構李賦。謂惟嘉興縣東淨相寺有之。寺僧恒苦官吏之擾。而伐其樹。今此種流傳尙不絕。予兒時嘗過。尊聞查丈于橫漲橋。在初白先生敬業堂側。見一樹。乃始得嘗。歎爲獨絕。未幾樹死。近日邵灣諸山。往往有之。雖亦有爪痕。而味遠遜。殆如踰淮之枳矣。

唐李蟻詩。世不多見。宜興善卷寺。有題石壁一首。曰。四周寒暑鎮湖關。三臥漳濱帶病顏。報國雖當存死節。解龜終得遂生還。容華漸改心徒壯。志氣無成鬢蚤斑。從此便歸林藪去。更將餘俸買南山。蓋蟻大和時。嘗見白龍于此。其詩尙有元和遺音。蟻本名虬。將赴舉。夢名上添一書成虱字。及寤曰。虱者蟻也。乃更名果登第。皆可補唐詩紀事之遺。

昔范攄和南越詩。有云。曉廚烹淡菜。春杼織橦花。嘗爲牛翰林所哂。然淡菜亦見昌黎集中。孔戔墓志長吉詩亦云。淡菜生寒日。近有杭士酷喜吟

詩。專咏俗物。如等子鈔馬之類。淡菜一聯云。性善多裨益。形羞有比倫。

上句蓋用唐本草也。見者無不絕倒。

唐人賦馬嵬詩者。動輒歸咎太真。惟徐寅一首云。二百年來事遠聞。從龍惟解盡如雲。張均兄弟今何在。卻是楊妃死報君。足爲此娃吐氣。少陵戲作花卿歌曰。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按花卿卽花驚定。爲成都尹崔光遠部將。舊唐書高適傳云。西川牙將花驚定者。恃勇既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而崔光遠傳謂花驚定將士肆其剽掠。婦女有金銀釧者。多斷腕以取之。蓋其暴如此。今丹陵縣有花卿塚。過者多題詩。黃魯直所謂至有英氣血食其鄉者。按李蘭脞元一統志云。花驚定入蜀充牙將。先討叛將段子璋。有功。後征南蠻。又有功。唐封嘉祥縣公。後又平寇。單騎鏖戰。已喪其元。尙騎馬荷戈至鎮。下馬沃盥。適有浣紗女在旁。謂曰。將軍無頭。何以盥爲。遂僵仆。居民神之。葬溪上。因植戈于塚。祝曰。戈若發生。當爲立廟。已而戈果生。遂立廟。歷代封贈。廟食至今。杜甫詩云云。據此則花卿爲牙將時。雖縱暴掠。厥後忠烈。實有過人者。轉惜少陵不及見之耳。

蜀僧居簡。號北礪。能詩。葉水心有奉酬北礪詩。後題云。新詩尤佳。三復
愧歎。然有一說。不得不告。林下名作。將以垂遠。不使千載之後。集中有
上生日詩。此意幸入思慮。何時共語。少慰孤寂。簡遂錄此語于詩集之
端。前輩相與之情類如此。

石鼓文。避車既汝。

好

避馬既駙。

音寶

君子鼎二

二

鼎炒。

諸家釋鼎爲昌。

辨爲獵。或云員員。言從獵諸臣衆多而有禮儀。獵獵。旌旗搖動貌。旌旌
上綴旒。然于讀法究不成句。惟馬氏釋史謂員古與爰通。旌卽游。君子
員員。獵獵。員旌。當爲君子爰獵。爰獵。爰游。句調始叶。然馬氏以員爲爰。
非是。按員卽云也。漢書韋孟諫詩。顏籀注。引秦誓。雖則員然。周益公謂
云。乃員之省文。詳困學紀聞

唐李山甫陰地關崇徽公主手痕靈石詩云。一拓纖痕更不收。翠微蒼

鮮幾經秋。誰陳帝子和戎策。我是男兒爲國羞。寒雨洗來香已盡。淡烟
籠處恨常留。可憐汾水知人意。旁與吞聲未忍休。又有代崇徽公主意
云。金釵墮地鬢堆雲。自別昭陽帝豈聞。遺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處用

將軍山甫此詩盛有名于時。然音調則佳。而前首三四一聯于崇徽事實頗未合。按新唐書崇徽公主。本僕固懷恩少女。懷恩叛降于回紇。及兵敗死。徙其家屬于京師。大歷四年。封其女爲崇徽公主。以嫁回紇。是公主本罪人之女。例當輸之織室。代宗特沛殊恩。而封爲公主。在崇徽當感激國恩。而朝庭亦未足以爲羞也。嘗謂二作若移咏烏孫公主及明妃。乃合。蓋唐屢以帝女和親。故山甫假崇徽事以託諷耳。

錢塘王昭平職方。以乙酉閏六月殉節。遺囑後書一絕云。身是歸家魂。不歸更無一語到香帷。自憐節義于今盡。畧趁清風伴採薇。讀其詩想見從容就義之樂。卽未能直繼採薇。亦文山正氣之亞與。真跡今藏三橋蔣氏。

古樂府敕勒歌。樂府廣題云。北齊神武攻周玉壁。士卒多死。神武恚甚。勉引諸貴使斛律金唱此歌。神武自和之。予按史言金不知文字。改名曰金。猶苦難署。至以屋山爲識。則金焉能爲此歌。故梅鼎祚疑古有此歌。神武當時或令金唱之。以安衆心耳。沈歸愚選古詩源。直以爲斛律

金作。雖仍碧雞漫志等之譌。而引北史云云。北史實無是語也。

嘗得宋陳居中嬰戲貨郎圖。設色極有法。明嚴氏籍錄簿。有蘇漢臣嬰戲貨郎八軸。貨郎圖不知所自始。或謂與張擇端之上河圖。皆追想東京舊事而作。考漢臣在宣和時。已入書院。南渡後復官。貨郎圖蓋其晚年之筆。居中生後漢臣又數十年。其爲斯圖豈猶不能忘情于故國故都者耶。因係一絕云。路近叢臺酒易賒。花邊柳外足生涯。兒童未省承平事。只道丹青是夢華。

白樂天母看花墮井事。見陳直齋所作香山年譜。陳本于高彥休唐闕史。其載闕史之言曰。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公首上疏。請急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非諫職。言事惡之。會有忤公者。言其母看花墮井死。而作賞花詩及新井詩。貶江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言其新犯不可復理。郡又改司馬。宰相韋貫之。張宏靖也。新井之事。世莫知其實。史氏亦不辨其有無。獨高彥休闕史言甚詳。公母有心疾。因悍妒得之。及嫠家苦貧。公與弟不獲安居。常索米丐衣于鄰郡。母晝夜念

之疾益甚。公隨計宣州。母因憂憤發狂。以葦刀自剄。人救之得免。後徧訪醫藥。或發或瘳。常侍二壯婢。厚給衣食。俾扶衛之。一旦稍愈。斃于坎井。時裴晉公爲三晉本廳對客。京兆府申堂狀至。四座驚悵。薛給事存誠曰。某所居與白鄰。聞其母久苦心疾。叫呼往往達于鄰里。客意稍釋。他日。晉公謂夕拜之言。實存朝廷大體。除河南尹。刑部侍郎。皆晉公所擬。凡曰墮井。必恚恨也。隕穫也。凡曰看花。必怡暢也。閑適也。安有怡暢閑適之際。遽至顛隕廢墜之事。樂天長于言情。無一春無詠花之什。因欲黻藻其罪。又驗新井篇。是尉盤屋時作。隔官三政。不同時矣。直齋所記彥休之語如此。今鮑氏所刻唐闕史。不載此事。蓋非全本也。

海昌閨秀朱靜庵。在明成宏間。以詩名于時。前此未聞也。有自怡集十卷。今不傳。咏虞美人及梅花燈籠詩。尤爲時膾炙。又染甲一絕云。金盤和露搗晴霞。紅透纖纖玉笋芽。翠袖籠香理瑤瑟。綠陰新綻海棠花。子按楊鐵崖亦有此題云。夜搗守宮金鳳蕊。十尖盡換紅鴉觜。閒來一曲鼓瑤琴。數點桃花泛流水。朱詩似奪胎于此。而有出藍之妙。靜庵名妙。

端適同邑周汝航濟汝航爲光澤教諭頗得倡隨之樂而好事者摘其
籬落見梅詩至儕于漱玉斷腸之流過矣

舍利菴在宜興西門外里許明天啟間尼寂禪所建寂禪少失怙恃長
而姿首明豔墮籍爲女伶色藝雙擅每登場舉喉涼曉哀嚀聆者無不
爲之銷魂欲絕也偶至演宣劇吳氏宅纔踏氍毹忽若有省次日卽薙
髮受戒精修數十年跌坐而寂今庵尙存文人過者多留題咏史衍存
像承一律云湘翫幾摺號留仙縹緲芳蹤逝百年斷鼓寒鐘傳梵課奢雲

豔雨說塵緣心娘不作三生夢睿姐能參一味禪拂罷殘碑重惆悵黃
花香滿淨居天儲克莊元臨云紅閨小妹散花仙課落塵寰二十年荳

蔻春深猶有主鴛鴦夢好竟無緣舞衫歌扇生前業細草長松悟後禪
清磬一聲溪月上泠泠梵唄響諸天寂禪本姓王氏小字非心楚之武

陵人

王昭平先生遺集久失傳嘗從三橋蔣氏所藏真蹟卷中得數首登武
彝接筇峯云摩空抽碧爲蓋軫懸木飛岩如道引凹處惟聞練作橋春

行□□蟹勝蚓刺膚荆棘護痛忘塞面煙巒語言盡見說破網取珊瑚
我今拚命探接筭樓前桂云妾有樓前桂花開子亦結不鬥繁華春高
寄清秋潔閱年同十三半遭風雨折反似朝露草淚痕隨芽茁轉羨夜
合花空名猶暖熱祇此瑣碎姿能供幾盼悅君若再棄捐轉眼悲枯節
秋杪攬勝報恩寺即用支字韻云載酒溪邊問者誰山行得伴且猶夷
竹林翠擁同前日楓岫紅稀自一時龍鉢有蓮新紺字雞冠似草夢靈
芝歸途落照頻蒸□何事秋吟冷□悲庚午九月北上無錫途中別送
者云爲名驅我北無計共君東血淚孤燈下家鄉一夢中又寄內書云
深秋離家今又入夏京中酷暑五月如伏每出門灰汗相併兩鼻如煙
糊塗滿面冷官苦守殊可歎殊可笑屈指歸期尚須半載日望一日月
望一月身則北地夢則家鄉言之則又可悲也你第二封書久已收第
一封目下纔到寄物尙未收每欲寄你書動筆增淒楚勉強數字真不
知愁腸幾迴故不多寄非忙也非忘也你當家辛苦不必言況未足支
費我一日未歸遺你一日焦心耳新兒安否善視之計我歸已周歲可

想離別之感。老娘常接過。庶慰我念。祇簡慢不安。夜間失被。且念及新
兒之母。何況于兒。不能相顧。奈何。我自拜客應酬。強親書籍之外。惟有
對大凝思。仰屋浩歎而已。近來索書者甚多。案頭堆積。總心事不舒。皆
成煩擾。幸我身如舊。不必念我。惟願你善攝平安。勝于念我。八姑好否。
常隨你身畔。勿嘻笑無度。勿看無益唱本。先生少做儻不羈。攻詩古文。
能書好詞曲。舉天啟辛酉經魁。榜發。方維梨園演會。真記草橋驚夢。齣
未竟。促者至再。遂服其衣冠。歌鹿鳴焉。時目爲狂。文才尤爲主司某所
賞識。妾某氏出身樂籍。亦隨公赴義。見查東山浙語。

芝蘭室集。明邢慈靜著。才思敏贍。頗脫脂粉纖媚之氣。靜坐云。百年身
世水流東。萬古乾坤亦夢中。大道本空今始信。試從無象看鴻濛。天上
吹簫事有真。獨憐墮落幾千春。從今苦海翻筋斗。追訪秦臺弄月人。咏
風云。響敲檐馬蝦須。颭花氣輕飄入戶清。坐久博山香散去。一輪明月
竹枝聲。紅指甲云。指如玉。筒甲如銀。巧染鮮紅真可羨。閒撥瑤琴向繡
窗。綵絃亂落桃花片。孤雁云。凌寒片影下龍荒。豈爲奔波覓稻梁。欲借

秋風雙繫帛。蘆花明月滿。天霜慈靜爲太僕子。愿女弟。書法酷似其兄。母萬夫人極愛憐之。必欲字貴人。後適大同守馬拯。年已二十八矣。觀慈靜諸作。其才華當在香茗之亞。竹垞明詩綜搜采極博。獨遺慈靜。不可解也。

張誠之明經。少日詩多不自收拾。後見杭董浦先生。謂宜隨時存稿。他日可以自驗其進學之境。間于所著蟲獲軒筆記中見之。如咏水花云。殘月曉風憐薄媚。空山流水任橫斜。玉痕零亂釵枝墮。風葉參差竹个橫。肯憑羯鼓催來發。多恐麤賓暗裏殘。乍見定應傷歲暮。遲開翻喜借春寒。又同人分咏室中物。得燈花。限講韻。蘭室閉重扇。松枝輟宵講。離離觀玉蟲。輝輝奪珠蚌。半吐或垂跗。微殘猶拗項。明發故人來。扁舟沂前港。俱佳。

萬蒼山在永安湖之濱。明錢魯南先生葬于其麓。雲耜先生汝霖後復何姓之祖塋也。墓旁有祠。祠中有樓。雲耜常爲之經營焉。祠墓並據湖山之勝。而樓尤軒爽。登之南望大海如杯。風帆沙鳥與越中諸山相出沒。歷歷如

繪陳乾初先生與雲相交尤莫逆每偕諸遺老爲文酒之會于樓上留
連嘯咏蕭寥有世外想其寄題萬蒼山樓詩曰不願蓬萊居願作錢墳
守高樓俛大江萬松蔭其右坐收湖田租精製礪泉酒塵囂隔人寰煙
波渺漁艘

汝典書來云今冬湖水甚高較往年絕勝不覺神與俱馳

樓至今尚在名曰湖天海月礪石少宗

伯每來省墓必憩息于此予以丙辰春薄營蟄室于樓之西偏宰樹與
錢墳相鄰旁有巨石友朋來遊者間題名其上自謂雖不能如陳則梁
之海月庵若乾初先生所云錢墳守者或庶幾焉

丹陽賀黃公

裳

作載酒園詩話爲陳迦陵所稱世亦不甚傳之其論香

山云白傅清綺之才其病有二一在務多一在強學少陵率爾下筆秦

武王與烏獲

當作孟說

爭雄一舉鼎而絕贖矣又云選白詩者從無精識喜

恬淡者兼收鄙俚尙氣節者并削風藻此子瞻所云不與飯俱噉卽與
飯俱吐者也

又云人各有能有不能李獻吉一代大手筆輕豔非其所長效李義山
無題云班女愁來賦興豪豪字慧甚

墨麟詩卷梅花諸作予尤愛其一聯云雅值心知原欲笑澹無人賞亦
終開。視青邱雪滿山中月明林下句奚翅雅俗之分。

深明... 山中... 其... 林... 不... 可... 矣... 錄... 之... 公

... 子... 其... 一... 柳... 云... 保... 宜... 小... 秋... 風... 洽... 矣... 錄... 之... 公

拜經樓詩話卷二

海寧吳 騫槎客輯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蟲獲軒筆記。平子同聲歌。思爲莞蒹席。在下蔽匡牀。按詩下莞上簟。鄭箋。小蒲之席也。周禮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鄭注。纁。席。削蒲蒹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可引爲平子此詩之證。昌黎晚秋。鄜城夜會聯句云。安行庇松篁。高臥枕莞蒹。正用此詩中二字也。灑掃清枕席。鞞芬以狄香。王制西方曰狄鞞。古詩中所謂迷迭。兜納。諸香。大都出于西域。故曰鞞芬。狄香。鞞芬。即狄香。重言之者。古人常有此文法。如隱侯所舉。阮步兵多言焉。所告繁憂。將訴誰之例也。素女爲我師。儀態刑萬方。衆夫所希見。天姥教軒皇。荆今本作盈。姥今本作老。皆非。抱朴子。黃帝論導養而質。元素二女。徐孝穆文。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與此詩意同。言素女儀容。人世罕有。昔者曾爲黃帝之師。而我今日亦師其態也。詞意質直。不當攙入他解。世所謂素女

祕戲之詞。乃起于唐宋以後。道士家言。漢魏以前之書。無此論也。按誠之論詩義甚詳。第以鞞芬狄香爲重言之。如阮詩云云者。恐未然。竊意詩蓋謂鞞之芬由狄之香。卽昔人芝焚蕙歎。松茂柏悅之意。與同聲義亦協。而以字方有著。若楊升庵以香熏履之解。尤足噴飯。

玉溪生賈氏窺簾韓掾少。或謂通韓壽者陳騫女。非賈氏。此蓋援世說注也。按晉書賈充傳云。女旣與壽通。充覺其女悅暢異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寮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知女與壽通。考問女左右。具以狀對。充祕之。遂以女妻壽。史書之章明如是。而世說注乃曰。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陳騫女。卽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攷隋書經籍志。東晉中郎郭澄之撰郭子三卷。其書久不傳。劉所引。豈卽此乎。然不若從正史之爲得也。

影戲或謂昉漢武時李夫人事。吾州長安鎮多此戲。查巖門岐昌古鹽官曲。豔說長安佳子弟。熏衣高唱弋陽腔。蓋緣繪革爲之。熏以辟蠹也。

歲寒堂詩話。摘張文潛中興碑郭公凜凜英雄才金戈鐵馬從西來四句。爲弄影戲詩。彷彿類是。

黃文獻公筆記。陶公詩。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紀注云。三國志黃蓋傳注。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尙書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攷與。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騫按守亮爲南陽太守。未審見于何書。攷黃香及子瓊。瓊孫琬。竝著于范史。而守亮獨未見。且後漢人雙名絕少。昔人論之詳矣。竊疑自唐以後。各姓譜系多傳會杜撰。不可盡信。黃公豈亦據其家譜牒而云然耶。

沈約撰四聲韻譜。書久不傳。今人或指隋陸法言切韻二百六部。以爲即約所定。非也。王山史山志載郭美命刻韻經。云有約故本四聲韻譜。其上平有九哈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九凡。今廣韻同上有十六混十九躑。去

有八祭十代十七焮。入有十六昔。以駁屠緯眞之失。案竹垞序廣韻。謂近嶺外有妄人僞撰四聲韻譜以欺世。山史所云。其果可信乎。

說苑君道篇引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竊亦曰十九首似元年。河梁似春王。子建似正月。

陸放翁前室改適趙某事。載後村詩話及齊東野語。殆好事者因其詩詞而傳會之。野語所敘歲月先後。尤多參錯。且玩詩詞中語意。陸或別有所屬。未必曾爲伉儷者。正如玉塔蟋蟀。鬧清夜四句。本七律。明載劍南集。而隨隱漫錄。翦去前四句。以爲驛卒女題壁。放翁見之。遂納爲妾云云。皆不足信。

爾雅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郭云別四名。小雅頰弁云。蔦與女蘿。毛傳女蘿菟絲。松蘿也。毛郭皆以女蘿菟絲爲一物。按古樂府。南山囂囂菟絲花。北陵青青女蘿樹。由來花葉同一根。今日枝條分兩處。似菟絲女蘿一本。可以分栽。至太白詩云。菟絲故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則是截然兩物矣。陸璣疏云。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騫按今有藤蔓。喜縈附松柏上。葉青而圓。不開花。

不結子。當卽松蘿。其開花結子者。蓋卽藥中菟絲子。菟絲與女蘿判然二物。然淮南說山訓云。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菟絲。說林訓曰。茯苓掘菟絲死。今何其菟絲子之多耶。

東坡新城道中詩二首。初白翁補注。依瀛奎律髓。以第二首爲新城令晁端友和作。予觀詩有云。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清。端友豈自譽乃爾乎。下又云。人間歧路知多少。試向桑田問耦耕。亦自行役而非作令者口吻。疑東坡用前韻以贈晁令耳。故當從舊本爲當。

桐鄉嚴石帆

光祿

刻意吟咏。晚年手錄所著石帆稿方竟。夢一人自稱

孔延之。爲作序。凡數百言。夢中歷歷及覺。初不知孔延之何人。後叩之友。方知爲宋會稽郡守。按延之字長源。宣聖四十七世孫。慶歷間舉進士。累至司封郎中。與曾子固周濂溪友善。守紹興。嘗輯會稽掇英集。詳書錄解題。此外詩文不多見。延之沒迄今七百餘年。而猶託夢爲人作序。文人結習。真不可解也。

洪覺範嘗作漁父詞。詠萬回云。玉帶雲袍童頂露。一生笑傲知何故。萬

里歸來方旦暮。休疑慮。大千捏在毫端聚。不解犁田分畝步。却能對客鳴花鼓。忽共老安相耳語。還推去。莫來攔我毬門路。右見石門文字禪。今人畫此像。不知者第目之爲和合耳。

論史者每以于忠肅不諫景帝易儲一事。鄉前輩張待軒先生跋仁和

阮泰元氏讀于公旌功錄志感詩序云。斯錄在壬午夏。

嘉靖元年

先祖檜屏

公永訣時。手授泰元云。予供事實錄。獲覩諫易儲一疏。憲宗簡及爲之

流涕。又有請復儲二疏。英宗未及簡發。爲人臣者。當以肅愍爲法。

公初諡肅愍

爾其志之云云。按阮氏所云三疏。人鮮有知者。公嘗撫膺曰。一腔熱血。

灑于何地。意惟易儲未慊于懷爾。王弇州謂監國而卽真而易儲。情勢

所必然。此子房不能得之于漢高。公安能得之于景帝哉。弇州止以當

日情勢。原公之心。未嘗見公疏也。今觀阮氏詩序。始知有諫易儲請復

儲三疏。公眞無負于二帝矣。獨恨阮氏不即以三疏載公集後。公絕口

不言。固不求知于天下。後世不可以不知公也。海寧張次仲志大興朱

石君中丞篋中檢得此跋。題詩其後云。少保功烈在中葉。手補天欽日

再中有貞暉皆挾宿忌原繁死矣冤填胸世儒多口得公罇頗疑首鼠類韓公再安社稷動震主汾陽豈與山人同嬰鱗造膝事茫昧論世未

遽關汗隆

竊謂公功在社稷即不諫易儲亦無損于公

阮君闡幽意更厚三疏疊宣純忠嗚呼大

賢信無間碧血一灑銀河紅昔編明紀未博攷志此逸事傳無窮

某昔與脩明紀

綱目時未會見此

昔天台齊次風侍郎未第時讀書萬松書院嘗夢于公來謁與

之抗禮謂曰昔英廟易儲某實有疏諫留中不發君他日幸物色之後次風預脩明紀入皇史箴徧檢三日不可得嘗有詩紀其事合二事觀之益可見忠肅之冤矣

宋人小說每多不可盡信王銍默記宋平江南大將得李後主寵姬夜見然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燭云煙氣愈甚問宮中不然燈邪曰宮中每夕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晝日漁洋作南唐宮詞用之案賢愚因緣經王昇七寶殿彌離夫人在其殿上所坐之牀用紺流離王令坐彌離夫人言王來大善但王衣服有微煙氣令我淚出王因問汝家不然火邪冥暮何以爲明答言用摩尼珠即便閉日出珠明逾晝日默記似從

此博會要皆無稽之談也。

曹石帆司馬身處流離顛躓之際詩多蒼涼抑塞讀之可想見其大槩

星輶客影北江南征諸集皆其從子正則度手定而梧江唱和詩則丙

戌夏司馬督狼兵時與瞿公稼軒唱酬之什也附錄數首于左閒來不

是會冠裳御史邀同司馬觴山列星文驚倒出寺鄰水次覺幽藏穿將

石窟人忘暑步過荷池衣自香遊興未酣天入暮誰言日晷夏偏長稼同

循波曾未用蹇裳蘭若相從許泛觴白羽檄邊憐去住青蓮座底軒遊七星岩

話行藏周尋目飽諸名勝真覺心空有異香雅會快尋難遽別徘徊語

日不知長疊前披將白葛短衣裳岸幘臨流夜引觴燈下影來飢鼠出

舟邊水響逝魚藏火明沙浦依高岸風動蘅洲送遠香最喜新秋還得

月涼生歸夢定須長和稼軒夜坐戎衣猶未訖垂裳且自隨時寄咏觴烽火初

得千騎退蒲帆好趁五湖藏閑思吏隱追前輩靜學禪那覓定香理亂

不關非性懶堯天須得許由長再和稼軒遣懷司馬產于歙長于浙弱冠從父遊

大梁占籍補開封郡諸生少慷慨懷古有橫江浪滾似山移之句識者

謂是高子業一流人

曹正則號越北退夫亦曰嚳恥民嘗自作嚳恥民傳僑居語水少從禹
航俞嘉言游學詩古文有南村栗里之風五言風骨尤高如燈昏風上
下窗罅雨微茫對影清于夢離聲斷盡腸暗蟲通夕響溼雁片雲藏轉
入深更坐悠然夜路長

雨中
夜坐

含涕凝芳樹悲風惜去帷同心不待結交

無終歲
題

頸更分飛鏡在憐空影香殘落故衣年年花發處情至忍多違
邊聲動流光滿地埃干戈燭影裏日月戰塵來身逐馬啼下春隨戍鼓
回燈前千古涕心事問西臺

巳丑除日追和
謝皇初原韻

七言有和項易菴書明妃夢回

漢宮圖用武塘相國牀字韻云徘徊却立殿中央猶見寒鴉帶夕陽奉

帝長思依日月控鞍何意踐冰霜星河路隔鴛鴦闕毳帳香生蝴蝶牀
千里岩巖魂不惜五更環珮夜深長和陸麗京送遠曲云仙居縹緲隔
蓬萊乍去人間事可哀青鳥未回誰作使斑駁欲駕竟無媒毫濡綠鬢
迎桃葉壺貯紅冰泣夜來總是恩情難久繫綵雲飛向集靈臺正則所
著帶存堂詩文集若干卷橫山葉燮爲之序

珊瑚鉤詩話。武侯八陣圖與木牛流馬法。後人俱不能得。故余八陣圖詩云。八陣功成妙用藏。木牛流馬法俱亡。後來識得常山勢。縱有桓溫恐未詳。案八陣圖有三。其在沔陽之高平者。酈道元已言傾褫難識。在廣都之八陣鄉及魚復永安宮南者。雖江水瀕湧而小石之堆。行列依然。初不紊亂。昔人言之詳矣。至木牛流馬法。見杜氏通典十卷。後人亦有仿造者。似未可盡云亡也。

海寧鍾彝。敍性穎敏。多智巧。初究天文象緯之學。嘗累几至十餘。獨坐其上。仰觀天星。間道禳祥多驗。又欲求諸葛木牛流馬遺制。遂自運斤爲小木牛。高二尺餘。初未能行。殫思又二年。忽悟其機在舌。更稍斲削。果能動。且躍過檻。見蟲獲軒筆記。彝敍名調。邑諸生蓋實一奇士。惜張表臣未之見也。

竹垞賦風懷詩二百韻。爲時傳誦。晚年刻集。屢欲汰之。終未能割愛。諸草廬云。古人稱惜墨如金。竹垞之作風懷也。殆不然。亡友秀水楊君子讓謙。嘗爲予述之如此。子讓註釋曝書亭詩集。人稱其博。過江浩亭遠

西於風懷詩攷證尤詳。幾欲顯其姓氏。既而復自裁節。蓋猶之乎草廬之意也。

劉貢父詩話。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閔嘗獻丹書。及帝升遐。閔逃匿舒州潛山寺爲行者。題鐘樓云。遶寺千千萬萬峯。次句頑童趁煖貪春睡。

忘却登樓打曉鐘。孫瑾爲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遙也。告寺僧呼行者。潘已亡去。案詩末二句。與東坡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意畧相似。而坡公筆何等婉致。咸淳臨安志載閔靈隱寺詩。首句恰與此同。閔集今不傳。疑劉所云。或出於附託。

明錢塘李子陽先生曼。成化甲辰大魁。入翰苑。累晉少宰。未任卒。其事

蹟見于鄭曉王世貞等所紀載。明史無傳。當時吟咏多與王德輝華吳

原博寬王濟之慈白秉直鉞程克勤敏諸公唱酬。其東厓集世頗罕

傳。予從鮑淥飲延博所收遺蹟卷中得詩數首。六安新茗出旗槍。彷彿

猶存官焙香。賴有玉堂交誼好。每分春露潤枯腸。諫議高情今古稀。肯

將書信寄茅茨。蒼生蘇息誰能問。兩腋清風且自知。紫厓學士惠茗五十五年如

夢中生兒幾度轉頭空。常思老去身填壑。陡覺朝來氣吐虹。慈母喜歡
知有後。舊家詩禮未應窮。商瞿可信吾何德。且說如今尚可同。臘月八日志喜
生晚始得子。同朝諸公賀詩尚存。所居在潘園巷。故篁墩有忽驚巷額。

題潘園愧我無詩紀勝遊之句。

潘園巷今屬駐防營

二十二史中。宋遼金元四史。宋失之燕。三史失之略。而遼史尤爲簡率。
錢塘厲太鴻嘗作遼史拾遺。以補其闕。近予友吳江楊列歐進士又作
遼史拾遺補。周芑兮大令少日著遼詩話。深爲歸愚先生所稱賞。其序
略云。宋元明俱有詩話。爲風雅故實。惟五代與遼未備。士林有餘憾焉。
王新城作五代詩話。以授黃崑圃先生。爲綴遺補漏。纂輯刊行。而遼猶
闕如。芑兮是編博採群編。以正史爲宗。以志乘說類爲佐。上自宮廷。下
及謠諺。事典而核。語瞻而雅。白簫后文妃之誣。著張孝傑趙良嗣之姦。
可備勸懲。可昭法戒。洵一代風雅之故實。輔張舜民使遼錄許亢宗使
遼行程記史愿亡遼錄之畧。昔吾鄉顧太史秀野刻元百家詩成。夢元
人之徒。俛拜牀下。芑兮詩話之成。吾知遼代君臣。必有感謝入夢者。南

康謝蘊山方伯讀松靄遼詩話題絕句二十四首予尤愛其四時捺鉢
振天威殪虎秋山漫賦詩五个翁翁多瞌睡林牙憂國淚空垂洗妝樓
傍舊蓮池金縷香殘補十眉諫獵一書陳永巷霜飛白練結相思瑟瑟
傷時憫直臣燕雲夕枕暗紅塵白頭宮監談遺事芳草萋萋廢苑春水
濱脩禊興超超援筆詩成壓衆僚遷客得霑天雨露妄傳闕事紀焚椒
獵取西樓竝轡馳故宮禾黍不生悲釀成邊釁傾宗社枉咎降人郭藥
師殆不在漁洋論詩絕句之亞

陶靖節詩大率和平冲淡無艱深難讀者惟述酒一篇從來多不得其
解或疑有舛謬至宋韓子蒼始決爲哀零陵王而作以時不可顯言故
多爲瘦辭隱語以亂之湯文清漢復推究而細釋之陶公之隱衷始曉
然表白于世其蜡日詩舊亦編次述酒之後而文清未注予細讀之蓋
猶之乎述酒意也爰爲補釋于左俟考古者論定焉風雪送餘運無妨

時已和此感蜡爲歲之終喻典午運已告訖而宋祚方隆臣民已多附從不必更滋防忌故曰無妨也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梅喻君子柳比

小人夾門植謂參錯朝宇君子不能厲冰霜之操小人則但知趨炎附時望風而靡一條有佳花有者猶言無有乎爾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裕以毒酒

一饜命張偉鳩帝偉自飲之而卒又命兵進藥而害之下句言酒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

中之陰計何多耶我唱爾言得謂裕倡其謀而附姦黨惡者衆也山海經鮮山又東三十里有章山地理志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按竟陵零陵皆楚地故假竟陵之山以寓意猶述酒詩之用舜冢事也淵明為桓公會孫昔侃鎮荆楚屢平寇難勳在社稷未能明多少謂若曹勿謂陰計之多以時無英雄耳使我祖若在豈遂致神州陸沈乎有奇歌蓋欲效採薇之意也

宮詞始著于唐王仲初繼之者不一而足如三家五家十家之刻昔人

論之詳矣宋岳倦翁有宮詞百首曰棠湖詩稿世頗罕傳亦未載于玉

楮集其自敘畧云詩發乎情止乎禮義當有以寓諷諫而美音容若王

建世託近倖花藥身處宮闈言多涉于褻俚適猶子規從軍自汴歸述

宮殿鐘簾儼然猶在慨想東都盛時文物典章之美因效其體以示黍

離之未忘也云云未知真出倦翁與否茲擇其尤警策而可與記傳相

發明者錄于左雉扇纔分識聖顏紫宸上閣正催班退朝花底紛歸騎

春在金門萬柳間太液沈雲冷浸菰宮簾捲月挂珊瑚插天樓殿涼如

洗好是承平七夕圖銀罌翠管怯冬時臘近金門賜口脂無數槐龍擎

積雪日華漸上萬年枝夜深雪壓內門前一榻還驚四壁天上相傳觴

妾擁炭歸來鼯息頓安眠駉駉雙馳挽六鈞一枝花藥委紅塵相輝樓

妾擁炭歸來鼯息頓安眠駉駉雙馳挽六鈞一枝花藥委紅塵相輝樓

下空排馬徒見寧王奉太真。尙方絕製別精鏤。寶帶親傳鎮庫收。二十
八條真紫磨。人間那識紫雲樓。十里金明貫寶津。鴨頭新綠水粼粼。玉
卮齊獻堯階壽。柳色花光一樣春。五原塞下款呼韓。春草新迷拜將壇。
從此車書三萬里。邊臣日日報平安。屬車望幸溢東方。朱軫金吾夾道
傍。却笑忙黎驚鹵簿。始知官是綠衣郎。注輦衣冠聽九臚。周家王會拜
新圖。儀鸞扇篋瞻朝退。掃得金蓮撒殿珠。宮簾匝地晝陰移。紅拂金壺
殿脚隨。玉鳳墜釵心暗卜。聖情有喜近臣知。昭陽殿裏兩枝春。萼萼曾
承雨露恩。自是百王無聖斷。氈車雙出內西門。麟麟翟輅八鸞鳴。佐餽
瑤池奉玉觥。一事百王元未有。聖人仍是聖人甥。宮樣新裝錦纈鮮。都
人爭服孟家蟬。天心誰識符真瑞。待見中興第十傳。

文獻通攷載侍兒小名錄一卷。續一卷。引陳氏書錄解題曰。序題朋溪
居士。而不著名氏。或云董彥遠家子弟所爲。騫按彥遠名道。朋溪居十
蓋即其子弁也。字令升。朋溪在宜興縣東北五里。弁嘗僑居于此。自謂
與溪爲朋。故號曰朋溪。孫覲爲之記。又建楚頌亭于溪側。侍兒小名錄

明人刻入稗海。題曰侍兒小名錄拾遺。共祇一卷。似已非董氏之舊。其
所著閒燕常談。廣川家學新定志等書。並見于書錄解題。獨此書稗海
又妄題張邦幾。而次諸張邦基墨莊漫錄之後。邦幾邦基一人邪。兩人
邪。錢希言戲取引之又作張邦幾。蓋愈傳而愈譌矣。傳疑六七百年。而今始得作者名氏。亦一快事。今
升詩集。今亦失傳。朱翌有陪董令升西湖觀競渡詩。載澹山集。蓋昇守
新定時也。

骨牌之製。未詳所始。陳乾初先生嘗作骨牌頌云。千古奇文。河圖洛書。
兩儀四象。八卦是殊。因而重之。以成變化。遂申羲畫。以教天下。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先師成訓。疇曰不然。委心任運。四分有截。其成其敗。孰能
懸決。大以成。小以成。小物各有則。安用智巧。理以制欲。私不勝公。展
兮君子。和而不同。不同之同。是爲大同。不成之成。是爲大成。相得而合。
無往不利。人和之功。以參天地。此雖涉于遊戲。然出諸儒者之筆。故自
有理解。

鶴林玉露載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

所產容齋鄱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板筍，銀杏水精葱。又問一侍從，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牙。上爲一笑。羅以爲四者皆海鮮也。予亦浙人，生長海濱，初未曉四者爲何物，當俟博聞者諗之。

舜江盧紹弓學士，性敏達而好學，一生手不停披，凡經史百家之書，無不句讐字勘，丹黃粲然，且無一懈筆。校刊漢魏諸儒書，皆有功學者。其詩以餘事爲之，然亦不落輓近。少日尤爲外祖馮山公、外舅桑弢甫二公所賞識。其父敬甫先生示子詩曰：外祖馮山公，文章驚在宥，衣鉢無後人，瓣香落汝手。山公沒數十年，遺集以被火未刻，錢塘仇荔亭廣文詩有忘却山公一卷書之句。學士聞之，卽日鳩工開梓，其樂于聞善如此。

皖上方素北中履，少罹患難，著汗青閣詩集，多危苦之調，大半爲其父辯誣，訴屈不獨自述，詩一卷而已。故陳迦陵謂情深君父，齋種白楊，身歷興衰，曲多紅豆，蕭大園書牘頗聞辛惋爲宗。劉越石詩章，惟以悲涼

爲主。其四時宮詞云。宮中春到早。嫩綠轉黃鶯。惟有昭陽殿。難容青草生。三十六宮人。齊到黃金殿。君王無特恩。各賜端陽扇。露白琉璃瓦。居然入禁中。君恩如白露。應亦到西宮。雪夜至尊前。無風動燈影。侍宴下珠簾。不知簾外冷。頗得唐人遺意。

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泱。猶沾餘露溥。稍見朝霞上。此謝玄暉京路夜發詩也。元文宗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作詩有云。二三點露滴如雨。六七个星猶在天。二初齋讀書記。亟推之。以爲後來居上。不知小謝詩。繪晨光之熹微。眞所謂霏藍翕黛中。時有爽氣。文宗語絕無蘊蓄。而陰懷嫉忮之心。已昭然若揭。使明宗蚤覺。何至墮其術中。倪氏之言。未免唐突西子。亦失知人論世之意。

明姚江王德輝先生。文成公父也。成化辛丑。賜進士第一。累官南京吏部尙書。性至孝。母壽逾百歲卒。公亦七十餘。猶寢苦蔬食。士論多之。錢唐李東厓少宰。晚始得子。同朝多賀以詩。公詩曰。夢羊吉兆果如期。未必他時不白眉。抱送曾聞來釋氏。試啼定識是英兒。生涯莫笑中年遂。

餘慶偏于積善私百世箕裘今有託眼前何止慰萱慈公有垣南草堂及龍山等稟見千頃堂書目此詩墨蹟今藏予家款署東厓先生年契而自稱年生云。

詩品曰輕薄之士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呈上人謝朓古今獨步而師鮑照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自棄于高聽無涉于文流矣案日中市朝滿明遠代結客少年場行語黃鳥句未見于謝集不知出何詩也陳直齋云宣城集本十卷紹興中樓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刊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文字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以爲雖無傳可也今世傳宣城集止上五卷然則下五卷皆文字而無詩爨與朓論詩相善所見故當不止此十卷耳。

楊羲承孝廉

易學

少攻科舉之業爲邑中所推初不以詩名然偶一舉筆

殊有見解惜多散佚不傳身後門人愈上舍

謙思

刻其遺詩一卷曰抑隅

堂集中如顧俠君選元百家詩以元遺山先生冠其首因題于後云古

人立身有終始。麥秀歌殘肯再仕。選詩莫作文藝看。是中微具春秋旨。
箕山琴臺誰所作。神童合數元才子。天興初年知制誥。九天珠玉隨風
起。拖雷車聲動地來。如帶黃河何足恃。紅燈火滅紙鳶斷。金字樓邊龍
失水。三十七軍走北地。五百餘人僂東市。孤臣虎口拔身去。野史亭前
日延俟。空山遺稿天留在。欲訴愁襟憑寸紙。先生橫野史亭于家
寸紙細字輒爲收錄古來期頤

最誤人。每恨賢豪不能死。天公欲使名德昌。早遣先生騎箕尾。先生國亡
不仕元甲

祖聞其名將以館閣
處之聞其卒而止

生前不作莽大夫。死後應書前進士。誰將詩集冠蒙古。

想見九原目猶視。淵明豈肯臣寄奴。我欲揮毫刪宋史。若將公集殿中
州。完顏一代成起止。維持風教勿墜地。豈獨先生堪雪恥。嗚呼丈夫國
亡多變節。編入輿朝亦宜耳。憑誰寄語馮瀛王。畢竟置身何代是。義承
久困棘闈。至乾隆壬午年已五旬。因發憤禱于漢前將軍。願減算以博
一第。祈得五十功名心已灰籤。迨秋試首題爲加我數年二句。是科遂
獲雋。明年春偕計吏北上。復叩前門關帝祠。得我曾許汝事和諧一籤。
恍然有省。且憶劉忠定言他論五十爲卒之語。卽束裝南還。至家而卒。

拜經樓詩話卷四

海寧吳 騫槎客輯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昔人多為口語。凡七字中兩協韻。此體始始於漢。盛於東京。沿及兩晉。

六朝。至隋唐以後不多見。聊書所記憶者。焦頭爛額為上客。前漢霍光傳關中

大豪戴子高。後漢戴良傳五經紛綸井大春。後漢井丹傳殿中無雙丁孝公。後漢丁鴻傳關東

觥觥郭子橫。後漢郭憲傳解經不窮戴侍中。後漢戴憑傳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

有胡公。後漢胡廣傳關西夫子楊伯起。後漢楊廣傳問字不休賈長頭。後漢賈逵傳道德彬彬

馮仲文。後漢馮豹傳五經無雙許叔重。後漢許慎傳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

蕪。後漢范丹傳仕宦不止車生耳。漢諺重親致歡曹景桓。曹全碑一馬兩車茨子河。東觀

漢記美充傳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僭僭祁聖元。東觀漢記楊政傳德行恂恂召伯春。東觀漢記

召馴傳五經復興魯叔陵。東觀漢記魯不傳五經縱橫周宣光。東觀漢記周舉傳關東說詩陳君

期。東觀漢記陳鸞傳不畏疆禦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天下模楷李元禮。天下

好交荀伯條。天下冰楞丁秀陵。天下忠平魏少英。天下稽古劉伯祖。天

拜經樓詩話 卷四 無錫丁氏校刊

下良輔杜周甫天下英靈趙仲經袁山松後漢書厥德神明郭喬卿華陽國志仕進不

止執虎子魏略蘇則傳州中曄曄賈叔業辨論洵洵敬文通魏畧賈洪傳德行堂堂邢

子昂魏志邢顒傳以官易富鄧元茂魏書鄧颺傳京都三明各有名晉中興傳草木萌芽殺

長沙晉長沙王父傳嶷然稀言江應元晉江統傳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晉王

坦之傳世說作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都嘉賓洛中雅雅有三墩晉劉惔傳涼州鴟苕寇賊消晉張軌傳鳳凰鳳

凰止阿房苻堅載紀阿堅牽連三十年同上戎馬悠悠會隴頭姚興載紀皇亡皇亡盼

趙昌劉曜載紀人中爽爽何子朗梁書何思澄傳登車不落為著作體中何如作祕書南史

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舊唐書賀德基傳逢儒則肉師必覆唐書黃巢傳以

時及澤為上策齊民要術此體雖半出俗諺蓋亦體源于三百篇君子陽陽

左執簧等句法袁崧又謂之七字謠

沈耿巖太史珩生平以談經講學為務所輯十三經文鈔不無挂漏詩

不多作予見其南還古詩及樂府古詩集略所載雖乏精警亦不落小

家非特瀛臺紀恩一首為西堂羨門所推許而已今錄數篇于左咏梨

云空懷羨芡肥誰常秋盤果何意花淡柔就此員絜穎團雪非團沙沙

中隨摘墮。霜刀判若飛。玉泉沈似朶。解醒伴翠觴。清肺救炙輦。那必待
哀家風味儘亦可。淮流云。淮流蕩無際。大地割若經。羣峯乃襟衛。勢建
高屋瓠。自昔豪傑魁。崛起當天廷。一人威略定。壯士銜聲靈。王侯皆故
舊。川岳氣所享。末造嘗失圖。割裂憑神扁。嫺嫺謝家軍。燹炭承滄溟。咄
嗟百萬衆。掃散如飄萍。兵以弱覆強。窾郤同庖丁。安石雖雅量。制勝固
有形。不伐由仁人。委國在獨聽。讒盜實傾邦。設險詎外寧。茫茫空復覩。
羸斷山河青。

嘗見日觀山人文集。書前朝遺事。三十年前。過衡陽。甯將軍五峯言太
祖既定天下。欲子孫遞知稼穡艱難。每早晚進膳。必列豆腐。示不敢奢
也。其後不知何代。竟以百鳥腦釀成代之。計一器需鳥腦盈千不止。率
以爲常。太平既久。百僚中惟翰林最居清要。朝廷或赴他宴。所餘膳獨
翰林得向光祿寺索嘗焉。一日偶值之。衆競往。最後一少年僅得豆腐
歸。怒其褻而擲之。適有老詞林過其廐。曰。可持酒來。大噉。留其少少而
去。不言其故。少年竊怪。知非眞腐也。悔之已無及矣。頃嘉定王鳳喈光

祿作豆腐詩。和者甚衆。惜未有引此故實者。漫記之以發一笑。

宋藝祖以顯德七年受周禪。時恭帝方八歲。至德祐元年失國。少帝僅四歲。周有太后在上。而宋亦有太后在上。元人詩云。傾國無勞動地師。秋風只待雁來時。旁人笑指降王道。好似周家八歲兒。載百家詩選。

張元著先生詩。傳者頗寥寥。嘗有扇頭書江上聞笛一首。自署年家子張某。未審書與何人者。其詩曰。江濤日夜堆雲屋。有酒難向江岸漉。忽聞笛韻橫江來。金山數峯愛青簇。笛聲不似水聲幽。聲慘潮生響飛瀑。月痕淡洗天爲空。一曲瀟湘醒倦目。亦有羈人青雀舫。穩載客愁愁千斛。起舞鸚鵡江影低。四顧蒼茫復慟哭。獨汲江心水一盃。活火烹來滌煩煥。餘情嫋嫋笛轉清。拍手長吟和孤竹。歌者有意吹無心。嘈然那分竹與肉。嗟嗟江上聽笛人。猶抱琵琶就人宿。知音若我世所稀。鄰舟浦客眠初熟。此詩似已亥歲旅寓江上時所作。墨跡今藏四明范莪亭孝廉家。

閩秀印白蘭。號幽谷。嘉定人也。適同邑李寶函家。貧。僑居虎邱。開館授

徒以給饘粥。暇輒事咏吟。有嘯餘艸。詩多清警。不落纖佻軟媚之習。咏菊云。插過茱萸日。漸涼。柴桑佳種。又含香。週圍籬落半弓地。消受人間九月霜。傲性原爲高士伴。殘花肯助美人妝。衰年對爾情無限。細拾金英入錦囊。秋柳云。長條憔悴短條殘。紅粉樓頭怯影單。怕摸鬢絲愁終索。懶圍腰帶病闌珊。珠鞵白馬三春夢。玉露金風五夜寒。誰識空閨思婦苦。橫波滿眼不能看。菊云。籬下寒花黃白兼。千秋知己一陶潛。同余消瘦緣何事。盡日西風怕捲簾。柳絮云。抱質輕盈是處宜。隨風飄泊下清溪。日斜漁父朦朧看。庾嶺梅花畧過期。題畫牡丹云。花花葉葉綵毫神。窈窕行雲縹渺春。怪得紅顏齊俯首。天風吹下衛夫人。小桃云。低亞牆陰一小桃。兩年已見拂雲高。也知爾亦傷心樹。長得嬌枝恐不牢。初夏云。乳燕飛飛纔出堂。恰當芒種肯偷忙。田家戽水趁明月。跳出鱸魚尺半長。柳云。商庚語碎柳差池。攀折愁聞玉笛詞。只有九華春殿裏。人間離別不曾知。句如春雨曉晴云。花邊風送春儺鼓。松下人携野祭筒。姑蘇懷古云。九曲春風人獨往。五湖秋祭事堪哀。落花云。塵埃南陌愁

蜂蝶風雨西園老燕鶯黃牡丹云蜂臺有使通金屋雞樹分陰護御裳
皆可誦寶函仿濮仲謙作雕竹器隱于市價不二老而無子今與幽谷
仍歸故鄉不復入吳矣

梅村五律課女一首寫老年襟抱一語是喜一語是悲間入八句中其實
實喜中亦有悲悲中亦有喜令人纏綿悱惻不能自已覺左家嬌女遜
此情至

明金陵馬守真故居在板橋西今爲佛廬名孔雀菴宜興史元穎過之
賦詩云長板橋西路名藍俯碧流垂楊明落照清磬散芳洲爲憶南朝
事因尋北里游望中何歷歷依約舊紅樓元穎字穎川少受業于舅氏
儲寬夫編修有秋樹軒稿詩不滿百篇風骨亭亭不落輓近梁武帝讀
書堂云筍輿出林際指點讀書堂北府兵鋒勁南朝伯業荒江豚翻濁
浪山鬼嘯幽篁不盡登臨意前峯淡夕陽無題云永安宮裏放秋燈猶
見前朝說法僧頭白內官親指點柘黃帕蓋萬年藤蘄溝橋云三輔晨
光搖使節九衢風色偃征衣雨花臺云空臺石甃裝金粟野店梅花薦

玉盤與宗室莽公論邊事云十年作客驚秋雁萬里新霜起暮鷗孝陵
云曾間後主歌瓊樹猶見高皇戴籀冠秦淮秋望云桃葉人歸秋水渡
瓜皮艇翦大江潮

明蔡官治衡文楚中都不治士論時人爲詩以譏之曰案首一枝花遺
才四十八嘉魚四五等喬梓一時發蓋楚士以領批得雋者僅江陵王
泰徵一人嘉魚任宏震及其子喬年皆置劣等赴愬蔡仍扑責之是科
黃公景昉主試任父子同榜宏震嘗以詩投黃公云點參有道皆宗孔
洵軾何緣得遇歐公亟稱之

陽羨汪字珍

玉珩

嘗輯朱梅舫詩話大都本其師史濛溪

承豫

之說所

采近時人作爲多其論律詩云律詩必先得句一句之中意欲醒露色
欲鮮華又須有情有韻意逕露無情如大堤諸女捲幔邀郎非不苦
袖低徊終屬憐錢故態有色而無韻如新婦廟見豔服凝妝而舉止矜
持却少倩盼宜人之致頃見近人詩斜陽千古色芳草一春情又水連
鐵甕無邊白山到金陵不斷青人競賞之余謂空滑之調了無情寄不

可謂之詩也。又一友吟卷中，覓路險于登蜀棧，千人難似借荊州。感唱

頗真，然絕無韻致。又減色澤，亦不得謂之佳也。此當與二三吟友對牀

風雨，細細辯之。所論亦時有中肯。至極賞賁唐堂集唐詩，摘錄五七言

凡百餘聯，除却嫌脂粉污顏色，何必珍珠慰寂寥外，其餘都乏精警。

查悔餘內翰，晚號初白老人。蓋取東坡僧臥一庵，初白頭句也。既得隙

地于所居之西，謀築初白庵，未果。又欲築于妙果山。

見許冠婁東坡詩注

然訖于不成。

吳喬作圍爐詩話，于雙聲疊韻尤多強解。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展清。

調侵簷江光為疊韻，不知月影江光並雙聲。侵簷逼展並疊韻也。又不

知懸瓠礮噤之語，而以重翻為雙聲，重切為疊韻，尤為夢囈。

昔人論詩有用巧不如用拙之語。然詩有用巧而見工，亦有用拙而逾

勝者。同一咏楊妃事，玉溪云：夜半燕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此用

巧而見工也。馬君輝云：養子早知能背國，宮中不賜洗兒錢。此用拙而

逾勝也。然皆得言外不傳之妙。

君輝名玉紹興人明末為三韓令有來鵲軒集

馮定遠云多讀書則胸次自高出語多與古人相應一也博識多智文章有根據二也所見既多自知得失下筆知取舍三也斯言實得學人三昧。

古來文章雖不無一日之短長然口述傳聞亦多有紕繆不足盡信者誠齋詩話載人有從秦少游許來見東坡坡問少游近有何言句客舉秦燕子樓詞云小樓連遠橫空下臨繡轂雕鞍驟坡笑曰又連遠又橫空又繡轂又雕鞍也勞擾某亦有此詞云燕子樓中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按高齋詩話云少游在蔡州有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少游贈以詞云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云云此詞今見淮海集並非題燕子樓誠齋詩話豈得諸傳聞又譌連苑作連遠下窺作下臨而假東坡云云大抵皆好事者之所爲耳。

淵明贈長沙公詩序曰長沙公于予爲族句祖同出大司馬或以族祖二字連讀并于題下妄添族祖二字致啓疑者紛紜論辯按淵明爲十行曾孫見晉書本傳侃封長沙公卒子夏襲爵卒兄瞻子宏嗣卒子綽

之嗣。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吳昌侯。亦具侃本傳。以年譜攷之。夏襲爵時。淵明尙未生。宏時靖節尙少。詩中又有在長忘同語。意所贈者。乃延壽耳。史言侃諸子多相仇害。是其家世相傳。于親親之誼殊薄。故曰昭穆既遠。以爲路人。而長沙公猶敦族好。經過尋陽。謁祖居。故曰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至實崇之光。當時或更加葺治。故以肯構美之。淵明之于延壽。實從父行。末路多勗勉之詞。固其所也。

湯文清注陶集序亦于族字句而未刊本題下已出族祖二字蓋爲人妄加久矣

少陵詩多用雙聲疊韻。人皆知之。又往往嵌雜于五七言中。使人乍讀之不覺。細玩乃知其下字之妙。文心雕龍聲律篇云。雙聲隔字而每舛。疊字雜句而必睽。夫音韻之學。莫盛于齊梁。而彥和之言猶若是。所以老去漸于詩律細。洵非此老不能也。

俗以桂花初放者。滷汁浸之。出以點茶。清芬可愛。亦有取露者。如燒春酒法。又有用木威子者。並見前人題咏。韓致堯云。蜀紙麝煤添筆潤。越甌犀液發茶香。犀液蓋卽桂露也。貢玩齋云。海風船守檳榔信。溪雨茶

煎橄欖香此以木威子入茶也。

葉子之戲相傳起于南唐周后。然唐已有之。鄭谷有龍州章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詩云。紅蠟香煙撲畫楹。梅花落盡庾樓清。光輝圓魄銜山冷。彩縷方牙著腕輕。寶帖牽來獅子鎮。金盆引出鳳凰傾。微黃喜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印成。寶帖一聯直似今之馬弔。按品外錄。據鄭氏書目。有南唐周后所編葉子格一卷。此戲今少傳。大抵古人葉子戲亦非一格矣。

海島有蟹。其匡宛具一人面。蠶眉鳳目。隆準豐頤。酷類世畫漢前將軍。海濱之人呼爲關王蟹。見李穎續南華。此亦可補蟹志之未備。

同邑陳散貞上舍。詩文清綺。爲厲樊榭。杭堇浦諸前輩所知。施蘭垞作浣紗圖。蓋以姓自寓也。散貞題云。清溪一曲苧羅濱。誰把夷光爲寫真。歲歲浣紗猶未嫁。翻教不及效顰人。蘭垞甚悅。又有送吳樵石歸硤川云。顧況臺邊有故居。騷人此日賦歸與。四朝文獻詩無敵。兩硤溪山書不如。著述選幽藏副本。功名投老脫徵書。西來爽氣知無限。時與瑤編

共卷舒。樵石名嗣廣。亦硤川詩人。早受知於查初白先生。所著有樵石山人集。數貞少有功名念。晚歲志節忼慨。年六十。自作辭壽文。累數千言。嘗夢宋柳仲塗持刺來謁。相與論文。終夕而去。周松靄聞而憂之。俄疽發背而卒。蓋開亦以是病死。殊可異也。數貞壯歲尤工長短句。有云見他竹影篩窗。疏疏密密。總寫著個人兩字。爲董浦擊賞。目爲竹影詞人云。

吳興沈芝光侍御懋華輯復社紀事八卷。可與梅村相表裏。其題紀事絕句云。不是秦淮卽虎邱。文章煙月一床收。我生不作繁華夢。說起葑坡也淚流。雄雌蜂蝶雙投老。啼笑鶯花兩下場。最是東塘新樂府。西風紈扇斷人腸。

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正義曰。先儒以爲栗取其戰栗。棗取其早起。脩取其自脩也。疏釋云。惟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于事也。按司馬相如弔二世賦。汨減鞞以永遊兮。注平臯之廣衍。觀衆樹之蒼鬱兮。覽竹林之榛榛。衍平聲。榛渠年切。與疏意合。

虞姬墓在靈璧縣有草紅色見人輒舞俗名虞美人草西河于清端公
成龍過虞姬墓次前人韻云陰陵古道照殘陽策蹇荒塋弔楚亡血灑
西風爰嘯月氣吞白帝劍生霜貞魂傍逐烏雕逝烈骨長凝碧草香行
客莫知悲舞意春來疑作妒新妝破秦當日屺咸陽及敗誰嗔困北邙
玉玦無謀定天下青鋒有意謝君王八千歌散腸應斷九里煙銷骨尙
香悔比樊姬差一諫空令怨血舞紅妝案楚莊王納樊姬之諫用孫叔
敖而霸羽以不聽范增而亡以楚證楚議論卓然清端雖不藉詩傳然
此詩自來咏虞姬者所未及也

杜牧之作李飛墓誌云詩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絲婦人小兒皆
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于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
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
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
法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已來類于古詩得若干首編
爲三卷目爲唐詩爲序以導其志飛又名戡字定臣渤海敬王奉慈七

世孫年三十。本傳作二十盡通六經定。臣詩今頗罕見未。知果視元白何如也。

荆溪外紀載其陪侍相公叔遊善權一絕尤爲荒誕辯詳予桃溪客語

劉後村云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上之機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

少陵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一連古今以爲名句明人云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却有自然之妙。

張靈對酒歌曰隱隱江城玉漏催勸君須盡掌中杯高樓明月清歌夜知是人生第幾回金風亭長以爲絕唱。

查孝廉晚益耽聲伎之樂家蓄女伶並一時妙選嘗自製鳴鴻度等新樂府登場搬演視湯玉茗所云傷心拍遍無人會自搯檀痕教小伶者未免生黨姬之妒矣厲樊榭云查家旦色皆以些爲名故毛西河有祇有柔些頻顧影猜人不欲近闌干之句。

後村詩話汴都角伎郜六李師師多見前輩雜記郜卽蔡奴也元豐中命待詔崔白圖其貌入禁中師師著名宣和入至掖庭劉屏山詩云輦

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年動帝王。
又載尹少稷靖康元夕詩云。景龍祇是當時路。不見金錢打著人。劉屏
山亦云。淒涼但有雲頭月。曾照當年步輦歸。夢華之感。依稀可想。

又曰。黃天谷名春伯。白玉蟾姓葛名長庚。皆自言得道。後死乃無他異。
二人頗涉文墨。所至牆壁淋漓揮掃。能聳動人。谷有詩云。半篙春水一
衰煙。抱月懷中枕斗眠。說與時人休問我。英雄回首卽神仙。嘗訪蟾。值
其出。題壁云。怪訪怪。怪不在。茅君山來相待。案今白玉蟾有集傳世。而
黃詩無聞。人家扶鸞者。往往自言玉蟾降壇。所爲詩亦多與春伯相類。
鄰家有乩主壇者。自云白玉蟾。道科名頗驗。

梅村題買臣墓詩云。小吏張湯看踞傲。故交嚴助歎沈淪。按漢書買臣
傳。嚴助時方貴幸。買臣與之同。以春秋楚詞侍中。後助爲張湯按淮南
獄致死。買臣怨之。旣而發其陰事。湯自殺。買臣亦被誅。是助之貴幸。先
于買臣。而買臣之仇湯。雖以其陵折。大半由助而死。其待故交亦不薄
矣。歎沈淪之語。要無所當也。

吳脩齡論七子云。所謂才子者。須是王子安弱冠之年。學問文章。如江如海。乃可稱之。滕王閣序。王將軍之武庫。古今惟楊升庵知是王僧辯。釋迦佛成道。貫串釋典。高僧爲之挂線注釋。受年非多。不知何以能爾。明之才子。拔茅連茹。止可其黨自稱耳。年至四十。須作學者。若稱才子。是四十而稱娘子。祖珽所以取誚也。吳論詩雖好詆李何。然所評老大而自稱才子者。其論亦足以砭俗也。

數十年來。吾浙稱詩。皆推樊榭。然樊榭之作。雖長于用書。慎于選句。終不若漁洋之風華典麗。而波瀾洪闊。使人讀之。皆能稱快。嘗見錢塘汪韓門跋樊榭集云。先生之詩。搜討精博。蹊徑幽微。取材新。則有獨得之奇。使事切。則無寡情之采。自成情理之高。不關身世之感。至若典僻而意或晦。藻密而氣爲傷。一邱一壑之勝。登臨少助于江山。一觴一詠之情。懷抱勿觀于今古。以云追漢魏而近風騷。豈其薄而不爲。夫亦所謂幽人之貞。獨行其願者邪。然先生全集。要無一字一句。不自讀書創獲。所以雄視一時。後人效之者。不效其讀書。而惟是割掇詩詞內新異之。

字以供臨文之攢湊。望之眩目。按之枵腹。昔人云。所作不可盡難。難便不知所出。是又不得以學者之不堪。而并咎作者之非法也。韓門此跋。頗得樊榭之概。然所云後人效者。不效其讀書。而惟是割綴詩詞。內新異之字。以供臨文攢湊。望之眩目。按之枵腹。尤痛切學者之病。噫。又豈特學厲詩者爲然哉。

海鹽馬墨麟觀蔡。自云是李空同再世。并于夢中常見之。其孫青上少府。嘗爲予言。青上工詞。有蓬萊閣吏詩餘。婦陳筠。字翠君。亦善吟咏。予最賞其郎似東風。儂似絮。天涯辛苦相隨處之句。

寄笠道人者。姓盛氏。名蘊貞。字靜維。華亭人。爲練川侯納言。峒曾第三子所聘。未婚。公父子皆殉節。靜維誓不改適。薙髮入空門。自號寄笠道人。讀書能吟咏。嘗題納言春草堂詩云。謝公遊眺地。春草已無根。夕巷牛羊下。空簷鳥鵲喧。可憐盱眙盡。徒有簡編存。淚灑西州路。何人醉一樽。十載重游地。孤城帶落暉。西園連舊迹。北渚長新磯。玉樹人俱盡。金庭事已非。何須聞短笛。獨立自沾衣。身世之感。不堪多讀。明詩綜載靜

維詩而不甚悉。此亦可補靜志居詩話所未備者。

明季東吳徐氏。號多才女。徐媛字小淑。為范長倩先生之室。所著絡緯

吟。盛稱于時。無何而湘蘋繼起。湘蘋名燦。實小淑從孫。尤工長短句。間

亦為詩。人以方阮氏之有仲容。然小淑詩以綺麗勝。故姚園客以為才

情不及陞卿子。湘蘋則盡洗鉛華。獨標清韻。又多歷患難。憂愁拂鬱之

思。時時流露楮墨間。恐卿子亦當避之三舍。惜詩稿散佚。予重梓拙政

園詩餘。復得五七言二首。附錄于左。俾世之論湘蘋者。不得僅以詞人

目之。西去窮荒恨。東來故國愁。一心懸兩地。雙淚落分流。羽檄秋偏急。

戎車夜不休。壯夫輕出塞。未到隴山頭。隴頭水帝苑芳春鳳吹諧。看花曾

遍洛陽街。行吟緩控青絲轡。擊節頻抽白玉釵。共挽鹿車歸舊隱。幾浮

魚艇散秋懷。霜風掃盡煙霞況。愁見龍城葉滿堦。秋日漫興

前載七字口謠。盛于東漢。茲復從聖賢群輔錄。續得數事云。天下忠誠

寶游平。寶武天下義府陳仲舉。陳蕃袁山松後漢書作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德宏劉仲承。劉淑天下冰

凌。疑作朱季陵。朱寓袁山松後漢書作天下冰榜丁秀陵疑謬天下才英趙仲經。趙典袁山松後漢書作天下英靈趙仲經天下和

雍郭林宗郭泰天下慕恃夏子治夏馥天下英藩尹伯元尹勳天下清苦羊嗣羊

天下瑤金劉叔林劉儒天下雅志蔡孟喜蔡衍天下臥虎巴恭祖巴肅天下通

儒宗孝初宗慈海內貴珍陳子鱗陳翔海內忠烈張元節張儉海內謇諤范孟博

海內通士檀文有檀敷海內才珍孔世元孔昱海內彬彬范仲真范康海內珍

好岑公孝岑旺海內所稱劉景升劉表海內賢智王伯義王商海內修整蕃嘉景

海內貞良秦平王秦周海內光光劉子相劉翊海內依怙王文祖王考海內嚴

恪張孟卓張邀海內清明度博平度尚以上並見聖賢群輔錄按范史云桓

帝之初擢用周福房植鄉人爲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

仲進二家各樹門徒漸成尤隙至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指天下名

士爲之稱號子是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等稱而甘陵南北部之黨禍

自此始矣

楊忠愍公以劾分宜父子下詔獄嚴刑拷掠死而復蘇于獄中作書寄

海鹽鄭端簡屬以南都後事端簡方爲南光祿卿有應天府吏林某攜

此書至端簡跋而藏之時虐焰方張閱十年世蕃既誅嵩已死端簡子

叔平始出而題其後。斯迹乃顯于世。其所屬南都事。殆卽如年譜所謂興學校。開荒田。緝武備。繕城池等。皆平日欲爲而未得者。惜端簡已沒。不復能知其詳耳。叔平跋又云。丁巳四月。三殿災。人皆見公青巾素服。雙眸炯炯。憑午門西角檻。若指麾撲滅狀。逾時方隱。因憶天順丁丑承天門災。于肅愍見形烈焰上。感帝心。還其妻子。而公之見形也。人皆緘口結舌。莫敢一言。卽憐公者亦窃窃私歎而已云云。觀此二事。忠愍真可謂死不忘君者。公就義時詩曰。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殆南都後事之謂與。曰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殆撲火見形之謂與。嗚呼。何其烈也。

真迹予以壬寅歲得之。閱十有二年。癸丑復以還鄭氏。詳涉園脩禊集。今附錄原書。并端簡跋于左。別後一路日食奏稿。成日夜奔趨。至京師十八日到任。日食次日齋本至端門。聞擊內靈臺打一百知題目不合。即趨出。連日快快。至十八日故。又有此奏。二王事本後原有一段大意。謂賊臣之得專權。皆原於皇上父子之不相見。後俱削去。此存此二句。猶有此禍。打後兩腿出血。膿約四五十碗。肉潰。幾見骨。今幸將平復。逐日心亦坦然。略無懼懍意。南都之事。主張贊成。專望老先生言不盡意。統惟鑒諒。初會湖翁有欲老先生還朝之意。並報二月十一日頓首具左地。癸丑三月五日。應天府當該林居龍從京回。附此信至。得見椒山先生手書。始知天相正人。無恙喜甚。喜甚。海上大笠生曉謹識。

晁以道嘗以所著易解示謝顯道。他日顯道還其書。因批其後云。事忙不及相難。出呂紫薇詩話。亦見至誠忠愛之意。

顏氏家訓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往共填河按此朓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吳臺宣城集及文選皆作吳山黃門所見蓋是朓原本如此何義門謂吳臺卽姑蘇臺予重刊宣城集特爲更正

張誠之先生長于經學所著虫獲軒筆記中論詩之佳者多未見其至當惟論竹垞選明詩綜喜刪改前人句如亭林禹陵二十韻刪去中間往者三光降十六句尤大失作者本旨并結俱落空則其言殊允

初白庵主云高郵露筋祠本名鹿筋梁相傳有鹿至此一夕爲白鳥所囓至曉見筋故名事見酉陽雜俎及江德藻聘北道記不知何時始譌爲女郎祠也初白詩曰古驛碑殘幼婦詞飛蚊爭聚水邊祠人間多少傳譌事河伯年年娶拾遺詩見敬業手稿

此篇事所前平平受併靈清見經業年錄

以文祖師出府白菘曰古觀斯經也誠屬難能每奉水修而

第至觀良節効等事具酉經難勝受其勤勞與非散隨不暇

時自欲主云高麗靈顯師本各強難受其勤勞與非散隨不暇

出者三光測十六日依大尖消香本旨計餘用終本頭每言慈允

皇朝篇竹望雲田荷綠喜關近前人所成享林禹劉二十節冊法中間

如武之次史具干強學說善也豐神寧臨中編籍之出香之末良其在

以開吳夢明世無喜于重所宜知樂梓錄更五

如精更臺宜無兼及文豐皆許吳山黃門抱良蓋景翹願本成地何勝

如新小文精云今齊吳臺龍衣給共遊厥遊魚淵底為瓦昌登冠懸結

如刃寒晴非小官乘劫歸時之端始應願端日端按登吳臺吾香一採

唐音審體

錢木菴原本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古律體格聲調譜詳矣。而古今分界之際，究未顯揭。錢木菴唐音審體一書，於源委分合甚析。飴山云：名流問辨，咸不及。夫有所受之也。所選正變，另有論議，只錄諸體論斷數語，以示後學，可以曉然於升降之故已。省試詩論賦論，姑闕。雪樵識。

古題樂府論

漢惠帝時，夏侯寬爲樂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詔司馬相如等賦詩合樂，因有樂府之名。自漢以迄唐五代，凡樂皆詩也。唐史臣吳兢作樂府古題要解二卷，傳其解，不傳其詩。宋太原郭茂倩作樂府詩集一百卷，刪訂詳明，集古今樂府之大成。然所載郊廟燕射歌辭，乃朝廷承祭祀饗賓客所用，非詩人可無故擬作。其題皆吳氏所不載也。所載古題樂府詩，有鼓吹、鐃歌、橫吹、鼓角、相和平調、清調、瑟

調楚調清商吳聲舞曲琴曲雜曲之分。或爲軍中之樂。或爲房中之樂。所用不同。音節亦異。又分隋唐雜曲爲近代曲辭。以別於古而不列之。新樂府以其皆有所本。皆被於樂。與古不異也。唐世樂皆用詩。然已稍變其格。如今體二韻四韻詩。皆叶宮商。此前代所未有也。至于擬古之作。其文往往與古辭異同。意當時詩人。卽未必能歌。而皆諳音節。故但用其題。諧其聲。而不必倣其式。五代以後。樂不用詩。樂府音節。舉世失傳。其名僅存。其聲蓋不可考。自宋迄今。詩人所爲樂府。但以章句體裁。髣髴古人。未敢信其可被管絃也。有明之世。李茶陵以詠史詩爲樂府。文極奇。而體則謬。李于鱗以割截字句爲擬樂府。幾於有辭而無義。鍾伯敬謂樂府某篇似詩。詩某句似樂府。判然分而爲二。自誤誤人。使後學茫然莫知所嚮。良可慨也。

新樂府論

太原郭氏曰。新樂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辭實樂府。而未嘗被子聲。故曰新樂府也。元微之病後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謂不如寓意古

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近代唯杜甫哀江頭。悲陳陶兵車麗人行等。率皆卽事名篇。無復倚傍。乃與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不復更擬古題矣。愚按少陵麗人行及前後出塞。郭氏列之古題中。其哀江頭等篇。元相略舉一二。他詩類此者正多。少陵新樂府或不止是。不知樂府詩集。何以止載五首。然杜集不標樂府之名。郭氏去唐未遠。當必有考。文苑英華分樂府歌行爲二。以少陵兵車行白傅七德舞等列之歌行中。英華分類。恐不如郭氏分體之精也。

古詩四言五言論

太白謂詩五言不如四言。以其近古也。然唐人四言詩絕少。錄之僅得三首。五言詩始於漢元封。盛于魏建安。陳思王其弁冕也。張陸學子建者也。顏謝學張陸者也。徐庾學顏謝者也。其先本無排偶。晉排偶之始也。齊梁排偶之盛也。陳隋排偶之極也。齊永明中。沈約謝朓王融創爲聲病。一時文體驟變。謝玄暉王元長皆沒于當代。沈休文與是時作手。何仲言吳叔庠劉孝綽等並入梁朝。故通謂之齊梁體。自永明以迄唐

之神龍景雲。有齊梁體。無古詩也。雖其氣格近古者。其文皆有聲病。陳子昂崛起。始創闢爲古詩。至李杜益張而大之。於是永明之格漸微。今人弗考。遂概以爲古詩。誤也。

齊梁體論

馮定遠論已見聲調譜

陳拾遺與沈宋王楊盧駱時代相同。諸家皆有律詩。蓋沈宋倡之。古詩止拾遺獨擅。餘皆齊梁格也。

古詩七言論

七言始于漢歌行。盛於梁。梁元帝爲燕歌行。羣下和之。自是作者迭出。唐初諸家皆效之。陳拾遺創五言古詩。變齊梁之格。未及七言也。開元中。其體漸變。然王右丞尙有通篇用偶句者。旋乾轉坤。斷以李杜爲歌行之祖。李杜出而後之作者。不復以駢儷爲能事矣。歌行本出於樂府。然指事詠物。凡七言及長短句不用古題者。通謂之歌行。故文苑英華分樂府歌行爲二。

律詩五言論

律詩始於初唐。至沈宋而其格始備。律者六律也。謂其聲之協律也。如用兵之紀律。用刑之法律。嚴不可犯也。齊梁體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律詩因之。加以平仄相儷。用韻必雙。不用單韻。唐人律詩。間有三韻五韻七韻九韻者。偶然變格。不過百之一耳。上下句相黏綴。以第二字爲準。仄平平仄爲正格。平仄仄平爲偏格。自二韻以至百韻。皆律詩也。二韻謂之絕句。六韻以上謂之長韻。見杜牧集馮班曰。律詩多是四韻。古無明說。嘗推而論之。聯絕黏綴。至於八句。首尾胸腹。俱已具足。如正格二聯。平平相黏也。中二聯仄仄相黏也。至二轉而變有所窮。則已成篇矣。自高棟唐詩品彙出。人遂不知絕句是律詩。棟又創排律之名。益爲不典。古人所謂排比聲律者。排偶櫛比聲和律整也。乃於四字中摘取二字。呼爲排律。于義何居。古人初無此名。今人竟以爲定格。而不知怪可歎也。

律詩五言應制論

唐人自沈宋而後。應制皆律詩也。五言七言用韻多少。雖無定格。未有以古調歌行應制者。蓋取其莊重也。較之尋常言志之作。律雖同而辭

不同。應太子曰應令。應諸王曰應教。其體亦相類。今分應制詩別爲一體。至于唐初所用齊梁體。後世應制不復用。可不具論。

律詩五言長韻論

初唐諸家長律詩。對偶或不甚整齊。第二字或不相黏綴。如胡鍾正書。猶略帶八分體。至右軍而楷法大備。遂爲千古立極。詩家之少陵。猶書家之右軍也。少陵作而沈宋諸家可祧矣。故五言長韻。七言四韻律詩。斷以少陵爲宗。

律詩五言聯句論

漢武帝栢梁詩。人賦七字。聯句之祖也。唐人聯句多五言。有人賦一韻者。有人賦幾韻。長短不齊者。唯韓孟城南作。自起句後。先對一句。次出一句。彼此交互。工力悉敵。極聯句之能事矣。

律詩五言絕句論

二韻律詩。謂之絕句。所謂四句一絕也。玉臺新詠有古絕句。古詩也。唐人絕句多是二韻。律詩亦不論用韻平仄。其辨在於聲韻。古今人語音。

譌變遂不能了。其第二字或用平仄平仄。或用仄平仄平。不相黏綴者。謂之折腰體。五言七言皆然。宋人有謂絕句是截律詩之半者。非也。

律詩六言論

六言詩聲促調板。絕少佳什。

律詩七言四韻論

七言律詩始於初唐咸亨上元間。至開寶而作者日出。少陵崛起。集漢魏六朝之大成。而融爲今體。實千古律詩之極則。同時諸家所作。既不甚多。或對偶不能整齊。或平仄不相黏綴。上下百餘年。止少陵一人獨步而已。中唐律詩始盛。然元白號稱大家。皆以長篇擅勝。其於七言八句。竟似無意求工。錢劉諸公。以韻致自標。多作偏枯。格中二聯或二句直下。或四句直下。漸失莊重之體。義山繼起。入少陵之室。而運以穠麗。盡態極妍。故昔人謂七言律詩莫工于晚唐。然自此作者愈多。詩道日壞。大抵組織工巧。風韻流麗。滑熟輕艷。千手雷同。若以義求之。其中竟無所有。世遂有開口便是七言律詩。其人可知矣之誚。非七言律詩不

可作。亦作者不能挺拔自異也。以命意爲主。命意不凡。雖氣格不高。亦所不廢。意無可探。雖工弗尙。所謂甯爲有瑕玉。勿爲無瑕石。蓋必深知戒此。而後可言詩。願與未來學者共勉之。

律詩七言長韻論

七言長律詩。唐人作者不多。以句長則調弱。韻長則體散。故傑作尤難。律詩七言絕句論

絕句之體。五言七言畧同。唐人謂之小律詩。或四句皆對。或四句皆不對。或二句對。二句不對。無所不可。所稍異者。五言用韻不拘平仄。七言則以平韻爲正。然仄韻亦非不可用也。其作法則與四韻律詩迥別。四韻氣局舒展。以整嚴爲先。絕句氣局單促。以警拔爲上。唐人名作家。絃戶誦者。絕句尤多。其離合疊字諸體。近於兒戲。然古人業有此格。不可不知。

遼詩話序

唐宋元明俱有詩話。或專集。或散見。爲風雅故實。惟五代與遼未備。十
林有餘憾焉。新城王尙書作五代詩話。以授北平黃侍郎崑圃先生。先
生綴遺補漏。纂輯刊行。而遼猶闕如。遼自唐季基於朔方。雖地處北鄙。
文墨非其所尙。然享年二百。聖興道三宗。雅好詞翰。咸通音律。有國樂
雅樂。大樂。散樂。饒歌。橫吹樂。東丹王倍聚書萬卷。平王隆先著有闔苑
集。文學之臣。若蕭韓家奴。耶律昭。劉輝。耶里孟簡。皆淹通風雅。特以詩
傳者罕。故無人焉爲之援述緒言。申譯遺句耳。海寧周生芑兮。博采羣
編。凡涉遼詩。無不摭入。以正史爲宗。以志乘說類爲佐。上自宮廷。下及
謠諺。事典而核語。瞻而雅。白蕭后文妃之誦。著張孝傑趙良嗣之姦。可
備勸懲。可昭法戒。洵一代風雅之故實。輔張舜民使遼錄。許亢宗使遼
行程記。史愿亡遼錄之略。芑兮可謂有功遼代者矣。昔吾鄉顧太史秀
野刻元百家詩成。夢元人之徒。俛拜牀下。芑兮詩話。流布通都。吾知遼
代君臣。必有感謝入夢者。乾隆己卯仲春長洲沈德潛題。

遼詩話自序

遼人詩。後世無傳。於是移刺名流二丹才士與燕雲十六州之文人。胥莫能舉其姓氏矣。然試觀求草堂之全部。誦三蘇之文章。其詩人有靈。苦心所詣。亦復不能盡泯。偶仿遂初堂詩話體例。刺取正史數十條。以羣書附益之。殆遺山中州集之次乎。松靄周春書。

遼詩話

海寧周 春菴兮輯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聖宗

聖宗親以契丹大字譯白居易諷諫集。詔番臣讀之。史稱幼喜書翰。十歲能詩。既長。曉音律。好繪畫。性尤喜吟詠。出題詔宰相以下賦詩進御。一一讀之。優者賜金帶。又御製曲五百餘首。

統和十五年。蕭撻凜討平敵烈阻。卜兩部。諸番歲貢方物。充於內府。自後往來若一家焉。上賜詩嘉獎。仍命林牙邪律昭作賦。以述其功。

興宗

聖熙五年四月。幸后弟蕭無曲第。泛觴賦詩。冬十月。幸南京。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於廷。

按五年九月。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賞獵人有差。因卽以命題也。金試進士。亦嘗以此命題。由爾時科目初開。又復親幸貢院。故百

年之久。尙傳其盛。我鄉查侍講嗣堞燕京雜詠有云。紫濛川外月
初寒。隊隊銀貂小契丹。不射黃羊調酪酒。傳分三十六熊躡。蓋詠
此事。

六年七月。以皇太弟重元生子。賜詩及寶玩器物。二十四年二月。召宋
使釣魚賦詩。

魏國王蕭惠有大功。既請老歸。遣賜湯藥及他賞賚不絕。及惠生日。輒
賜詩。以示尊寵。

道宗

清寧三年八月。以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進。皇太后。六年五月。監修國
史。邪律白請編次御製詩賦。仍命白爲序。

咸雍元年十月。皇太后射獲虎。大宴羣臣。令各賦詩。

大安元年。嘗賜詩褒北院樞密副使邪律幹。特刺。

相臣李儼嘗作黃菊賦以獻。道宗作詩題其後。以賜之曰。昨日得卿黃
菊賦。碎翦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

遼主得其臣所獻黃菊賦。題其後云云。元張肯繼孟檠括其辭。寄蝶戀花曰。昨日得卿黃菊賦。細翦金英。題作多情句。冷落西風吹不去。袖中猶有餘香度。滄海塵生秋日暮。玉砌雕闌。木葉鳴疎雨。江總白頭心更苦。素琴猶寫幽蘭譜。

按詞載華亭錢舍人芳標純敵詞話。蓋繼孟手書也。道宗一詩。原出老學庵筆記。繼孟填詞。想亦依據放翁耳。

懿德皇后蕭氏

后小字觀音。樞密使蕭惠之女。以重熙九年五月五日生。姿容端麗。爲蕭氏首。能歌詩彈箏。琵琶尤爲當時第一。清寧元年。冊爲皇后。方出閣。升座。扇開簾捲。忽有白練一段。自空吹至。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問此何也。左右曰。此天書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后大喜。宮中爲語曰。孤穩壓帕女古鞞。菩薩喚作耕斡麼。蓋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也。

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嬪妃從行在所。至伏虎林。命后賦詩。后應聲

曰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大千俱破膽。那教猛虎不
投降。上大喜。出示羣臣曰。皇后可謂女中才子。次日。上親射獵。有虎突
林而出。上曰。朕射得此虎。可謂不愧后詩。一發而殪羣臣皆呼萬歲。
三年秋。上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后應制屬和曰。虞廷開盛軌。王會
合奇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谷蠡。聲教薄雞林。大禹看交
泰。應知無古今。后常慕唐徐賢妃行事。每於當御之夕。進諫得失。國俗
君臣尙獵。故有四時捺鉢。上旣擅聖藻。而尤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
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患之。上
疏諫獵秋山上。雖嘉納。心頗厭遠。咸雍之末。希得幸御。后因作詞曰。回
心院。被之管絃。以寓望幸之意。其詞曰。掃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
塵作堆。積歲青苔厚。階面埽深殿。待君晏。拂象牀。憑夢借高唐。敲壞半
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光。拂象牀。待君王。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
秋來展轉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
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裝繡帳。金鈎未敢上。

解卻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眠。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疊錦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歡不終夕。展瑤席。待君息。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剔銀燈。待君行。熱薰爐。能將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熱薰爐。待君娛。張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風雨聲。張鳴箏。待君聽。

時諸伶無能奏演此曲者。獨伶官趙惟一能之。邪律乙辛因誣。后與惟一淫通。欲乘此害后。更命他人作十香淫詞爲誣案云。青絲七尺長。挽作內家裝。不知眠枕上。倍覺綠雲香。紅綃一幅強。輕闌白玉光。試開胸探取。尤比顫酥香。芙蓉失新豔。蓮花落故妝。兩般總堪比。可似粉腮香。蠅蟻那足並。長須學鳳凰。昨宵歡臂上。應惹領邊香。和羹好滋味。送語出宮商。定知郎口內。含有煖甘香。非關兼酒氣。不是口脂芳。卻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既摘上林蕊。還親御苑桑。歸來便攜手。纖纖春筍香。鳳舞拋合縫。羅襪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鉤香。解帶色已戰。觸手心

愈忙那識羅裙內。消魂別有香。咳唾千花釀。肌膚百和裝。元非噉沈水。生得滿身香。

乙辛既造十香詞。陰使宮婢單登。

本重元家婢亦善箏及琵琶每與惟一爭能怨后不知己乃召登對彈四且二十八調皆不及登婉恥拜服

乞后手書給后曰。此宋國忒里蹇所作。更得御書。便稱二絕。后讀而喜之。既爲手書一紙。紙尾復書已所作懷古詩一絕云。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誤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燕入昭陽。乙辛得書。以爲早晚見其白練掛粉脰也。遂構詞命登等。

史又有敕坊朱鶴頂

陳首以十香詞爲證。

乙辛乃密奏之。上大怒。命張孝傑與乙辛窮治其獄。獄既具。上猶未決。指懷古一詩曰。此是皇后罵飛燕也。如何更作十詞。孝傑進曰。此正皇后懷惟一耳。上問曰。何以知之。孝傑曰。宮中只數趙家妝。惟有知情一片月。二句中包趙惟一三字也。上意遂決。敕后自盡。

后自盡時。乞更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許。乃望帝所而拜。作絕命詞曰。嗟薄祜兮多幸。羌作儷兮皇家。承昊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華。託後鈞兮凝位。忽前星兮啟耀。雖釁累兮黃牀。庶無罪兮宗廟。欲貫魚兮上進。乘

陽德兮天飛。豈禍生兮無朕。蒙穢惡兮宮闈。將剖心兮自陳。冀迴照兮白日。寧庶女兮多慙。遏飛霜兮下擊。顧子女兮哀頓。對左右兮摧傷。共西曜兮將墜。忽吾去兮椒房。呼天地兮慘悴。恨今古兮安極。知吾生兮必死。又焉愛兮日夕。遂閉宮以白練。自經年三十有六。正符白練之數。聞者莫不寃之。史云乾統初追諡宣懿皇后合葬慶陵

按焚椒錄題大遼觀書殿學士王鼎謹述其書真偽不可辨。今稍爲芟節。擇其雅馴者存之。

天祚文妃

文妃蕭氏。

葉志作渤海大氏女

小字瑟瑟。幼選入宮。聰慧閒雅。工文墨。善詩歌。天祚

卽位。冊爲文妃。見金兵內侵。而天祚敗遊不悛。忠良疎斥。作歌以諷云。
莫一作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郤一無郤字。姦邪之路

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而一無而字。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便一無便字。可以朝清

沙漠一作漠北兮。夕枕燕雲。詞多不備載。其譏切不避權貴如此。

按葉志所載與此小異。蓋史家以原詞稍俚。故潤色之也。

又作詠史詩云丞相朝來劍佩鳴。千官側目一作攔日寂無聲。養成外患一作寇盜

嗟何一作謀將及禍盡忠良。罰不明一作諫不行親戚並一作盡連藩屏位一作翰地私門潛蓄

爪牙兵。可憐往代一作一世秦天子。枉一作猶向空中望太平。天祚見而銜之後

為奉先所誣。賜死。

按此與前首史中俱作歌詞。增入兮字。題曰其二。今依葉志為七律。而題曰詠史。以律體差勝也。

東丹王

東丹王倍。小字圖一作突。欲太祖長子也。幼聰敏好學。太祖破大諍。改

渤海為東丹國。以倍為人皇王主之。建元甘露。太祖將還。倍作歌以獻。

後讓位於德光。德光既立。見疑。以東平為南京。徙倍居之。置衛士。陰伺

動靜。倍既歸國。屬王繼遠。譔建南京碑。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

明宗聞之。使人跨海持書密招焉。倍遂自登州攜高美人載書泛海歸

唐。於海州海岸刊木立碑。大書二十漢字。詩云。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

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唐明宗賜姓東丹。名慕華。復賜姓名李贊。

華倍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
砭熇之術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
祕府。

平王隆先

隆先字團隱東丹王子也聰明能詩有閬苑集行於世。

寧王長沒

長沒字和魯董敏給好學通契丹漢字能詩統和元年應太后命賦移
芍藥詩保寧八年奪爵貶烏古部賦放鶴詩徵還。

韓延徽

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爲劉守光使契丹不屈見留太祖召與語合
上意卽俾參軍事居久之慨然懷其鄉里賦詩見意遂亡歸唐旣而復
歸契丹賜名匣列遼言復來也仕至政事令南府宰相封魯國公爲太
祖佐命功臣之一。

馬得臣

得臣。南京人。好學博古。善屬文。尤長於詩。仕至翰林學士。承旨。贈太子太保。

李澣

澣

全唐詩作澣

仕晉爲中書舍人。歸遼。授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澣兄翰林學士澣。在汴密遣人召澣。澣遁歸。至涿。爲徼巡者所得。送南京。下吏賴高勳救。得不死。會欲建太宗功德碑。勳奏曰。非李澣無可秉筆者。詔從之。文成以進。上悅。釋囚。加禮部尙書宣政殿學士。

王明清揮麈後錄云。五代李澣與弟澣俱負才望。澣仕石晉爲內相。邪律德光犯京師。俘之以歸。後仕契丹。通顯。有小集十卷。

李澣登科。在和凝榜下。同爲學士。會凝作相。澣爲承旨。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一詩於榻云。座主登庸歸鳳闕。門生批詔立籠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

通志藝文略云。李氏應歷小集十卷。李澣晉末人。陷契丹。以遼穆宗年號名集。

按宋志有李澣丁年集十卷當卽是書蓋取李少卿書中語其弟以典屬國相況也。

耶律某

楊文公談苑云契丹多有文籍亦以文雅相尙王矩爲工部郎中本燕人爲契丹將耶律忘其名掌書記常從其出入耶律兄及其兄之子太平興國中戰沒於邊郡後耶律經舊戰處覽其遺迹矩記其兩句云父子盡從蛇陣沒弟兄空望雁門悲。

按右一條見青州褚仁傑詩話總龜所引。

蕭勞古

勞古國舅少父房之族以善屬文爲聖宗詩友。

耶律學古

學古字乙辛隱穎悟好學工譯鞬及詩後以功爲惕隱。

蕭柳

柳字徒門多智能文膂力絕人嘗伐宋有功性好滑稽君臣燕飲恆諧。

無所忌。時人比之俳優。耶律觀音奴集其所著詩千篇。目曰歲寒集。

蕭孝穆

孝穆小字胡獨董。以椒房戚居相位。不恃功高。推賢報國。當時稱爲兩寶臣。目所著文曰寶老集。

蕭八撒

興宗酒酣賦詩。吳國王蕭孝穆北府宰相蕭八撒等皆屬和。夜半乃罷。時重熙六年也。

按八撒未詳。封齊王者名撒八。乃孝穆子。又未嘗爲北府宰相。另是一人也。

劉經

經官政事舍人。奉使於宋。路中有野韭可食。味絕佳。作詩云。野韭長猶嫩。沙泉淺更清。

張儉

呂德懋

陳昭哀小字王九雲。州人。勇而善射。掌圍場事。開泰五年秋。大獵。上射。

虎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袞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袞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袞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輦至上前。慰勞良久。卽日設燕。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特加節鉞。遷圍場都太師。賜國姓。命儉及德懋賦詩以美之。

按儉宛平人。統和十四年進士第一。調雲州幕官。聖宗獵雲中。節度使獻爲一代之寶。名符帝夢。由此寵遇特異。疊踐清華。累官武定軍節度使。南院樞密使。左丞相。太師。中書令。加尙父。封韓陳兩國王。薨年九十一。

杜防

防涿州歸義人。擢進士甲科。仕至右丞相。加尙父。重熙二十一年秋。祭仁德皇后。詔儒臣賦詩。防爲魁。賜金帶。

耶律資忠

兄國留

資忠字沃衍。博學工詞章。年四十始見知於聖宗。眷遇日隆。每懷君親。輒有著述。號西亭集。上每與羣臣宴。時一記憶。曰。資忠亦有此樂乎。其

見重如此。仕由林牙爲節度。

資忠又作治國詩。後北遼耶律雅里取與貞觀政要令侍從讀之。國留資忠兄也。善屬文。聖宗重之。以事卒於獄。在獄著兔賦。寤寐歌。爲世所稱。

蕭韓家奴

韓家奴字休堅。涅刺部人。少好學。弱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遼漢文字。官彰愍宮使。興宗與語才之。命爲詩友。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後奉詔譯貞觀政要諸書。自是日見親信。每入賜坐。飲酒賦詩。以相醺。雖諧謔不忘諷諫。拜歸德軍節度使。卒年七十二。有六義集十二卷。行於世。

耶律庶成

庶成字喜隱。幼好學。書過目不忘。善遼漢文字。於詩尤工。重熙初。累選樞密直學士。與林牙蕭韓家奴各進四時逸樂賦。上嗟賞。有詩文行世。

耶律庶箴

子蒲魯

庶箴字陳甫。庶成弟也。善屬文。官都林牙。嘗作誠諭詩以寄其子蒲魯。蒲魯答以賦典雅。時人兩稱焉。

蒲魯字乃展。七歲能誦契丹大字。兼習漢文。未十年。博通經籍。重熙中。舉進士第。爲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上嘉賞。顧左右曰。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蒲魯奏曰。臣自蒙義方。兼習騎射。在流輩中。亦可周旋。上未之信。會從獵。三矢中三兔。上益奇之。轉通進。

楊哲

哲字昌時。安次人。幼通五經大義。聖宗聞其穎悟。詔賦詩。授祕書省校書郎。擢進士乙科。仕至宰相樞密使。給兩廳儉從。封遼西郡王。

楊佖

佖字正叔。南京人。幼穎悟。讀書自能成句。弱冠聲名藉甚。統和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後居相位。太平十年。宋遣梅詢賀千齡節。詔佖迎送。多所唱酬。每見稱賞。有登瀛集行世。

張昱

韓樂

聖宗太平五年九月。駐蹕南京。十一月幸內果園宴京民聚觀。求進士得七十二人。命賦詩。第其工拙。以張昱等一十四人爲太子校書郎。韓欒等五十八人爲崇文館校書郎。燕民以年穀豐熟。車駕臨幸。爭以土物來獻。上禮高年。惠繆寡。賜酺飲。至夕。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遊。上亦微行觀之。

按欒字日下舊聞所引傳寫誤分爲亦士兩字。太平作開泰亦誤。

張人紀

趙睦

太平九年十一月。皇城進士張人紀趙睦等二十三人入朝。試以詩賦。

易第。

耶律韓留

韓留字速寧。工爲詩。重熙四年。召爲北面林牙。奉詔進述懷詩。上嘉歎。方將大用。遽卒。

蕭鐸盧幹

鐸盧幹字撒板。好學。善屬文。年三十。始仕給事北院。朝野推重。爲乙辛

所誣謫戍西北部。在戍十餘年。太子事稍直。始得還鄉里。屏居謝人事。一日臨流。聞雉鳴。三復孔子時哉語。作古詩三章。見志。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卒贈節度使。

耶律陳家奴

陳家奴。字綿辛。重熙中。太后生辰。進詩獻馴鹿。太后嘉獎。賜珠二琲。雜綵二百段。清寧初。上與燕國王射鹿。俱中。王時年九歲。上悅。陳家奴應制進詩。上喜。解衣以賜。仕至節度使。

劉三殿

劉慎行。河閒人。仕遼。官至北府宰相。遼既有幽薊及鴈門以北。亦開科以收士人。慎行子三殿。四端六符。並第進士。三殿四端。又皆尚主。三殿嘗獻一矢斃雙鹿賦。聖宗嘉其贍麗。後與主不諧。攜嬖妾挈一子投宋。廣信軍。情詞迫切。自言主兇很。必欲殺其妾與子。故歸。朝廷頗詢其國中機事。復爲詩自陳云。雖慙涔勺。赴滄溟。仰訴丹衷。不爲名。寅分星辰。將降割。兌方疆。寓卽交兵。春秋大義。惟觀釁。王者雄師。但有征。救得燕

民歸舊主。免於通問。自稱兄。宋以誓約既久。恐開邊隙。遼屢移文求索。期於必得。定帥乃遣人拘送。北至幽州。其妻已先在矣。殺其妾與子。械送三轍。以其昆弟俱方委任。遂貸死。監錮之。

李儼

宋紹熙中。蔡京館遼使李儼蓋泛。使者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方見幸。京卽舉梨謂之曰。去雖葉落。可輕離。儼卽道宗朝宰相也。

王師儒

宋蘇文定轍使遼。館使者爲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老泉文忠詩文。及文定茯苓賦。

耶律谷欲

谷欲字休堅。興宗命爲詩友。

耶律良

良字習撚。讀書醫巫閭山。學旣博。復入南山肄業數年。重熙中。爲修起

居注會獵秋山進秋遊賦上嘉之清寧中上幸鴨子河獻捕魚賦稱旨
遷知制誥奏請編御製詩文目曰清寧集上命良詩爲慶會集親製其
序官至知中京留守封遼西郡王

馮立趙徽

重熙五年興宗幸南京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賜馮立趙
徽等四十九人第以立爲右補闕徽以下皆爲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
遂大宴御試進士自此始

按徽南京人擢甲科官至南府宰相贈中書令諡文憲

王鼎

鼎字虛中涿州人幼好學居太寧山數年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
燕薊閒適上已與同志祓禊水濱酌酒賦詩鼎偶造席唐俊見鼎樸野
置下座欲以詩困之先出所作索賦鼎援筆立成唐俊驚其敏妙因與
定交

清寧五年鼎擢進士第仕至觀書殿學士緣事杖黥奪官流鎮州居數

歲有赦。鼎獨不赦。會守臣召鼎爲賀表。因以詩貽使者。有誰知天雨露。獨不到孤寒之句。上聞而憐之。卽日召還。復其職。

按焚椒錄題鼎所著。疑是依託者。崑山徐尙書乾學并疑葉志爲僞。蓋遼事之依託正多也。

耶律孟簡

孟簡字復易。幼穎悟。六歲父劉家奴晨出獵。俾賦曉天星月詩。孟簡應聲而成。父大奇之。及長。善屬文。

孟簡爲乙辛所譖。謫磁窯關。時雖以讒見逐。不形辭色。過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以詩傷之。又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樂之聲。螻蟻有動靜之形。在物猶然。況於人乎。然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顏回簞瓢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余雖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邪。後歸鄉里。仕至節度使。

耶律儼

儼字若思。析津人。本姓李。經籍一覽成誦。有詩名。登咸雍進士第。仕至知樞密院事。封漆水郡王。贈尙父。諡忠懿。

馬希白

咸雍六年九月。以馬希白詩才敏妙。十吏書不能給。召試之。

王樞

樞字子慎。良鄉人。遼時登科。後仕金爲直史館。嘗有三河道中詩云。十載歸來對故山。山光依舊向雲閒。不須更讀元通偈。始信人閒是夢閒。

虞仲文

仲文字質夫。世南之裔。武州寧遠人。仕爲遼相。歸金。授樞密使。平章政事。封秦國公。四歲作詩。賦煎餅。有魚目蟬聲之句。人以神童目之。其雪花詩云。瓊英與玉蘂。片片落前池。問著花來處。東君也不知。亦四歲時作也。

按王內翰虞令公。俱見野史亭選本。以其本遼人。故載之。况四歲之作。乃遼時所作乎。

時立愛

少陵詩黃羊飫不羶注云大觀四年郭隨使遼舉此詩以問遼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羶

張孝傑

孝傑建州永霸縣人重熙時進士第一道宗時仕至北府宰相封陳國公賜國姓漢人貴幸無比時秋獵上一日射鹿三十燕從官酒酣命賦雲上于天詩詔孝傑坐御榻傍上誦黍離詩孝傑奏曰今天下太平陛下何憂富有四海陛下何求上大悅

按孝傑諂附乙辛謀害儲貳禍及忠良蓋小人之尤者卽其奏對之辭可云佞矣附著於後所以示戒

趙良嗣

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不齒於人宋政和初童貫使遼因與俱歸易姓名薦諸朝獻結金滅遼之策宣和二年以右文殿修撰假朝奉大夫由登州泛海使金援祖宗朝故事買馬爲

名因議夾攻遼人取燕薊雲朔等舊漢州復歸於宋四月與金主相見於龍岡致議約之意金主許之復同入上京看遼大內居室相與上馬並轡由西偏門入並乘馬過五鸞宣政等殿遂置酒於延和樓良嗣有詩云建國舊碑明月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謂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鸞於是定議歲輸五十萬約宋兵自雄州趨白溝夾攻王公子指王瓌

按徽欽北轅之禍雖當時君臣失道而亦由良嗣速之夤緣媼相巧佞孔壬迺遼人之最足垂戒者詩俚俗無足觀特粗成句耳以係歸朝人故附著於此

又按倦翁程史云余讀北遼遺事見趙良嗣與王瓌使金適攻遼上京城破有詩云云但謂作向鸞作鑾與儒榮堂主人所載小異也考其詩中所稱五鸞上京殿名阿保機故巢即會寧乃契丹所謂西樓者實

耶律氏之咸鎬豐沛良嗣世仕其國身踐其朝貴爲列卿一旦決去視宗國顛覆殊無禾黍之悲反吟詠以志喜良可慨也縱有名篇亦不足錄况僅爾爾邪故良嗣自所爲集凡數十卷時人皆唾

去不視。蕩燬無收拾者。

宣和四年十一月，金主見良嗣許割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每歲要以所賂契丹銀絹。良嗣歸有喜色，作詩云：朔風吹雪下鷄山，燭暗穹廬夜色寒。聞道燕然好消息，曉來驛騎報平安。副使馬擴和詩云：未見燕銘勒故山，耳聞殊議骨毛寒。願君共事烹身語，易取皇家萬世安。擴見良嗣妄生邊釁，預知金人必將敗盟，故和詩隱寓諷之之意。

左企弓

企弓字君財，薊人。讀書通左氏春秋。天祚時，仕至宰相。雅里自立，封燕國公。後降金。金人既定燕，欲從宋割地初約。遼故大臣皆言南朝自來畏怯，又見劉廷慶敗走，企弓因獻詩以諫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金主初不聽，卒畀宋。然陰有敗盟之意矣。

按企弓在遼臣節不終，而仕金日淺，存之。

馬賢良

宣和四年十月，郭藥師等以常勝軍入燕城。時有燕人馬賢良者，獻詩

云破敵將軍曉入燕。滿城和氣接堯天。油然鬢鬣三千士。雨洗兵戈二百年。

按賢良顛末不詳。僅見此詩。又劉延慶之敗。燕人常作歌以諷之。今亦無傳。

王白

王白。冀州人。明天文。善卜筮。晉司天少監。太宗入汴。得之。仕至節度使。撰百中歌行世。

按百中歌當是卜筮書。以歌體類詩。故附載。

邢簡妻陳氏

陳氏營州人。父陞。五代時官司徒。氏甫笄。涉通經義。凡覽詩賦。輒能誦。尤好吟詠。時以女秀才名之。年二十。歸於簡。以孝爲戚黨推重。有六子。親授以經。二子抱樸抱質。皆爲宰相。卒贈魯國夫人。刻石以表其行。

耶律氏

耶律氏。小字常哥。太師適魯之妹。幼秀爽。有成人風。及長。操行修潔。自

誓不嫁。能詩文，不苟作。咸雍閒，嘗作文以述時政，上稱善。耶律乙辛愛其才，屬求詩。常哥遺以回文，乙辛知其諷已，銜之。太康三年，皇太子坐事，乙辛誣以罪，按無迹，免。及太子被害，不勝哀痛。年七十卒於家。

童謠

太祖述律后有雄畧，嘗至遼土二河之會，有女子乘青牛車，倉卒避路，忽不見。未幾，童謠云：青牛嫗曾避路，蓋諺謂地祇爲青牛嫗云。太祖卽位，羣臣上尊號曰地皇后。

重熙十五年，楊佺爲武定軍節度使，時境內亢旱，苗稼將槁，視事之夕，雨澤霑足，百姓歌曰：何以蘇我，上天降雨，誰其撫我，楊公爲主。北面林牙蕭巖壽奏耶律乙辛有陰謀，搖動太子，上悟，出乙辛，乙辛尋復入，流巖壽於烏隗路，終身拘作，巖壽雖竄逐，恒以社稷爲憂。時人爲之語曰：以狼牧羊，安能久長。卒爲乙辛所害。

天祚自親征，敗績，中外歸罪蕭奉先，於是擢用耶律大悲奴等參議軍國大事，數人皆昏謬，不能裁決。國人語曰：五箇翁翁四百歲，南面北面。

頓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相厮殺遠近傳為笑端天祚聞之亦笑。

余尚書北語詩

余靖尚書使契丹為北語詩契丹愛之再往益親余詩云夜筵設罷一作

遷修盛也臣拜洗受賜也兩朝厥荷通好也情幹勒厚重也微臣稚一作雅魯拜舞也祝若統福佑也

聖壽鐵擺嵩高也俱可忒無極也國主喜舉大盃謂余曰能道此飲卿余飲復

舉之國主大笑遂疇觴

按詩雖非遼人作以其可資故實不徒長樂老四襖三衾等句比

也存之

刁奉使北語詩

刁約奉使契丹為北語詩曰押燕移離畢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看房賀跋支賀跋支如執衣防閑

餞行三匹裂匹裂小木罌以色綾木為之如黃漆密賜十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北朝以為珍膳味如狍子而脆

魏道明

王圻云雷溪子詩話遼易縣魏道明著舉進士累官安國軍節度使

按中州集道明父遼天慶中登科仕國朝爲兵部郎中子上達元
貞元化元道即道明字俱第進士皆有詩學元道最知名暮年居雷溪
自號雷溪子著鼎新詩話行於世据此則道明之父入金尙在道
明或生於遼時而不可謂之遼人明矣然觀鼎新之名殆似述遼
事無疑况洪洲博物君子定著爲遼或別有據也

高麗王王徽

石林詩話云高麗自太祖後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使來朝神宗以
張誠一館伴令問其復朝之意云國與契丹爲鄰每因契丹誅求陵藉
不能堪國主王徽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夢至京師備見城邑及
宮闕之盛覺而慕之爲詩以記云惡業因緣近契丹一生朝貢幾多般
移身忽到中華裏可惜中宵漏滴殘余大觀伴麗人嘗見一語錄備載
此事

按麗人服屬契丹故附見

臻蓬蓬歌

宋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朝遼民來居汴梁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爲節而舞人多喜而效之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此本遼讖然亦北轅之兆也按歌非童謠又傳自東京特附於末

附錄

楊大年文

契丹致祭宋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云惟靈巫山一朵雲闔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尙饗仁宗大喜其才敏給此出宋小說家依託之辭恐未可信當時不乏詩人豈有詩而竟無筆耶

贈寇萊公詩

宋陝州魏處士野贈寇萊公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傳播途中章聖朝使者至問那箇是無地起樓臺相公時寇居散地因卽召還

富鄭公對

宋富鄭公使遼。遼伴使云。蚤登鷄子之峯。危如累卵。答云。夜宿丈人之館。安若泰山。又云。酒如線。因針乃見。答云。餅如月。遇食則缺。伴使服其機警。他如世所傳東坡對語。乃流俗附會。不足信也。

信誓如山河詩

宋翰林學士趙槩平叔聘契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杯爲勸。且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其禮重如此。

芳儀曲

李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汴京。初嫁。供奉官孫某。出爲武彊都監。爲遼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嘗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後自遼歸朝。著書載其事。晁補之无咎。因作芳儀曲。以悲之。曰。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央。敕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來武彊。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

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客。黃河應有卻還時。寧知翻手一朝事。咫尺河山不可期。倉皇三鼓渚沓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蓬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晝驚沙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老窮邊。丈夫漂泊尤堪憐。

題遼人射獵圖

李孝光

字季和樂清人元祕書丞

題遼人射獵圖云。美人貂帽玉驄馬。誰其從之臂鷹

者。沙寒草白天雨霜。落日馳獵遼城下。塞南健婦方把鉏。丈夫戍邊官索租。

上花園詩

明崑山葉文莊盛記上花園

在今保安州

云。鷄鳴山西三十里。爲上花園。又三

鎮城。上花園相望。有下花園。並遼蕭太后種花之所。遺址尙存。

涿人頌長史銳

正德辛未進士官終長史

詩嶺雲沈日暝煙斜見說窮邊亦有花應是

漢宮青塚怨不甘玉貌委龍沙

東丹王射鹿圖詩

新城王尙書士禎東丹王射鹿圖詩云人馬勢逸不可當開圖素練生
風霜奇哉落筆如挽強誰其作者東丹王東樓西樓二千里乘秋出獵
凌窮荒番部紅韉鐵襖襠左射右射必疊雙鑿蹄驕馬如風檣三花剪
鬣紛怒張俊鶻初變爲正鷄蒼鷹場翅隨馬韁雄狐狡兔皆遁藏射麋
麗龜走且僵東丹昔日稱人皇扶餘開國鄰扶桑秋冬射獵海東磧頭
鷺燕罷傳醴漿跨海南歸大梁苑時時夢憶穹廬鄉往往丹青自游戲
寸縑尺素如琳琅宣和壓架六千軸東丹九軸千金裝艮岳灰飛玉匣
散此圖豈不關興亡蠟炬如椽照空廊雄談劇飲累百觴東丹丹青遠
擅場蹊田奪牛語堂堂令人千載悲同光

遼后妝洗樓詞

明泰和楊少師士奇郊遊記云觀於天王寺浮圖之址問僧此寺所創

始不能言也。僧指其南廢邱。隆然而峙者曰。此遼之蕭太后妝臺也。秀水朱檢討彝尊詠遼后妝洗樓。調寄臺城路云。層闌不厭波光冷。明霞遠捎魚尾。細草含茸。圓荷倚蓋。猶與舞衫相似。揉藍片水。曾簇蝶湔紅。影蛾描翠。錦石秋花。當時穩貼。早羅髻。春城幾番士女。縱嬉遊元夕。沙界煙寺。黃面瞿曇。白頭宮監。也說千年遺事。回心院子。問殿脚香泥。可留蕭字。懷古深情。焚椒尋蠹紙。

長白納蘭侍衛性德同作云。六宮佳麗誰曾見。層臺尙臨芳渚。露脚斜飛。虹腰欲斷。荷葉未收殘雨。添妝何處。試問取雕籠。雪衣分付。一鏡空濛。鴛鴦拂破。白蘋去。相傳內家結束。有帕裝孤穩。鞦韆女古。冷豔全消。蒼苔玉匣。翻出十眉遺譜。人閒朝暮。看臙粉亭西。幾堆塵土。只有花鈴。綰風深夜語。

嘉善曹學士爾堪梳妝樓廢址詩云。雲堆黝石高。老魅穴敗瓦。何代遺此邱。荒涼古臺下。衰柳寒鴟驕。廢壑秋泉瀉。悲啼烏啄木。蕭瑟鼠憑社。芰荷凋金風。景物不堪寫。當年環珮來。鈿翠何魚雅。紅顏瘞黃土。舊日

承恩者。顧庵此詩泛詠景物。不能典切。視竹垞一詞。直有上下床之別矣。

遼宮詞

趙士喆字伯濬。山東掖縣人。貢生。鄉人私謚文潛先生。嘗作遼宮詞百首。竹垞先生明詩綜錄其十首云。四樓城闕盡東開。正旦諸王面面來。磔犬燒羊坵乳酒。君臣團坐笑傳盃。扈蹕宵征敢冒寒。侍兒應作健兒看。錦鞞貂額戎裝好。不用郎當舞袖寬。李氏螟蛉已贅疣。石郎反噬更添愁。官家笑得漁人利。天外飛來十六州。海澱樓臺第一層。到來六月失炎蒸。金盤雪藕成虛設。何事天厨更進冰。全晉輿圖屬大遼。太宗新蒞紫宸朝。漢家禮樂真堪羨。從此坤儀改姓蕭。名家妃主度關山。馬上貂裘淚不乾。莫訝鶯花邊地少。遼陽更比范陽寒。女伴從軍萬里還。自言曾到玉門關。赫連臺上秋雲卷。遙見河流入斷山。風旗雪帳夜張燈。獵後行厨肉似陵。寄語妖狐休作態。君王臂上有神鷹。八月巫閭草半枯。繡簾霜重一燈孤。人生失意無南北。笑卷琵琶出塞圖。傳說林牙建

義旗乍聞驚喜久成疑。微軀願作遼東鶴。一夜乘風到虎思。

伯濬副都御史燿之子。甲申後避兵登州之松椒山。遂不歸。與弟子董樵耦耕海上。著遼宮詞一卷。漁洋山人感舊集採十四首云。聖母仙輶返玉京。六宮掩袂淚如傾。人間那敢談溫樹。天上先皇照鑒明。銀甕交爭忿未平。六龍親駕復西征。安邊自是男兒事。枉卻當年嫁義成。雉尾交輝寶蓋飄。欣瞻御像降丹霄。天王眉宇傾夷夏。北極羣靈夜夜朝。年來南北靖烽煙。西夏高麗各晏然。聞道中朝相司馬。至尊祕敕慎開邊。玉帛聯翩四十春。富公忠信格神明。小蘇近作皇華使。又喜龍荒見鳳麟。自解衣冠策晉王。石劉兩主號兒皇。河山不改雄圖盡。白髮宮娥淚萬行。身似風前旅雁孤。夜來猶自夢宣呼。受降城外如霜月。照見行營寶帳無。昔日文姬落北庭。故山雲樹豈忘情。歸時恰值炎暉沒。腸斷蘇卿謁茂陵。燕京容易便迎降。誤我艱難到海邦。草草束裝如夢裏。賜釵忘卻在西窗。大梁清夢隔蓬瀛。仙眷何來五國城。共矢餘年持苦行。漢宮環珮乞來生。餘四首同前。

再生儀詩

遼起松漠質勝於文觀禮志再生儀一節具見真摯有非祭山過樹瑟
瑟射柳露臺拜日以及勦箭藏鬪戴辣蕪節頭魚宴等所可同日而語
者稍加緣飾直當與冠禮並行聖人復起應亦不廢也余嘗有詩曰可
汗跣足過三岐勿忘殷勤鞠育慈二百餘年傳祚永推元合爲再生儀
星一周天一度臨須知阻午慮淵深興朝孝治無他法不失當時赤子
心

再生儀凡十有二歲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擇吉日前期禁
門北除地置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輿在再生室東南倒植三
岐木其日以童子及產醫嫗置室中一婦人執酒一叟持矢箠立
於室外有司請神主降輿致奠奠訖皇帝出寢投詣再生室羣臣
奉迎再拜皇帝入室釋服跣以童子從三過岐木之下每過產醫
嫗致詞拂拭帝躬童子過岐木七皇帝臥木側叟擊箠曰生男矣
太巫幪皇帝首興羣臣稱賀再拜產醫嫗受酒於執酒婦以進太

巫奉襪祿綵結等物贊祝之。預選七叟各立御名。繫於綵。皆跪進皇帝。選嘉名受之。賜物。再拜退。羣臣皆進襪祿綵結等物。皇帝拜先帝。諸御容。遂宴羣臣。史臣曰。善哉。阻午可汗之垂訓。後嗣也。孺子無不慕其親者。嗜欲深而愛淺。妻子具而孝衰。人人皆然而況天子乎。再生之儀。歲一周星。使天子一行是禮。以起其孝心。夫體之也。真則其思之也切。孺子之慕。將有油然發於中心者。感發之妙。非語言文字之所能及。善哉。阻午可汗之垂訓。後嗣也。始之以三過岐木。母氏劬勞。能無念乎。終之以拜先帝御容。敬承宗廟。宜何如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按再生儀。遼初夷離畢亦得行之。後又屢爲皇太子行此禮。

題龍龕手鑑詩

憶甲戌夏在京師。有持宋刻龍龕手鑑來者。因索重直。不獲購。走筆作長歌。題其後而歸之。其辭曰。古者訓童蒙。書師貴兼通。凡將元尚滂。喜雲煙散。獨傳汝南召陵公。乘冲繼推轂。令顧黃門。所著存佚今不同。楚

金國寶最後出。討論點畫毫芒工。幽州有闡士。應屬聞風起。涉獵編目

經一龕。手戢簪纂成。置之釋藏內。欲共蒼雅相終始。行均行均綽有前

人風。曇域慧力神琪。差可似。智光作序。夢溪稱詞辯。見筆談溪西逸民舛

訛俾如此。宋志文獻通考俱題行均獨鄭氏藝文略題智光蓋因作序而誤也焦氏經籍志仍沿其誤三十六母諧宮商音和類隔

門分詳。似梵佉盧同探折。攝妙况復訓詁簡要精偏傍。桃萊別白易立

肖校讎良。次第見理法。燕僧何堂堂。我聞契丹嚴書禁。此書奚自歸儲

藏。統和重熙紀年俱芟去。無乃蒲帥重鋟傳南方。欲述魯公作。命名志

有託。中原愛其書。嫌諱亦斟酌。顏平原韻海鏡源取照之如鏡義今刻作鑑宋人為翼祖避嫌名也吳休武墨漢龔

妄紛紜。王育之胄荆舒更穿鑿。穆天子傳音久亡。梁四公記解仍略。毘

陵志乘多方言。蜀都賦字難臆度。梵筴說荒唐。篇海堪剗削。尉律有意

求同文。茲書頗足備考索。宋錦牙籤橫。楮墨古香生。詎是麻沙版。端楷

類率更。余為撫卷三太息。安得匠氏新雕刻。長與說文玉篇佩鱗垂無

極。

染莊蛇詩

三耳臺詩話編閱十六州志乘無足採者卽遼時事迹亦甚寥寥惟永

平府志所載染莊社記最爲奇異堪入齊諧之志幾同海竄之談因作絕句詠之云國士酬知己由來未足誇報恩拚一死不見染莊蛇

染莊社記契丹時遼興軍風斃者行貨路收一卵於篋歸置錦囊繫臍下月餘出蛇如簪飼之以肉每出便飼漸長盈丈圍將尺許斃雖傾篋居之而力不能任矣乃縱之於野任其自食嘗命以名曰雅撫首似不忍別雅知人戀戀然但不能言而去數歲益大始食野禽繼而噬人有司制之無策乃聞於契丹榜募能捕者斃知其必雅乃應募而抵放處呼其名而至斂故舊而數其罪蛇遂俛首伏誅其血流及近村土石悉染紅而莊以名莊老以斃能施恩除害而祀之雅能知恩服罪而配焉是歲里人修祠落成記其歲月金至寧元年仲秋辛卯興平路猛安蒲察孟里記

按遼興軍平州卽今永平府之地風斃姓名甚奇雖太昊苗裔而堪入夏氏奇姓通也風疑卽胤古風字斃疑卽斃字之譌

附錄

吳騫拜經樓詩話

二十二史中宋遼金元四史宋失之蕪三史失之畧而遼史尤爲簡率錢塘厲太鴻嘗作遼史拾遺以補其闕近予友吳江楊列歐進士又作遼史拾遺補周芑兮大令少日著遼詩話深爲歸愚先生所稱賞南康謝蘊山方伯讀松靄遼詩話題絕句二十四首予尤愛其四時捺鉢振天威殪虎秋山漫賦詩五箇翁翁多瞌睡林牙憂國淚空垂洗妝樓傍舊蓮池金縷香殘補十眉諫獵一書陳永巷霜飛白練結相思瑟瑟傷時憫直臣燕雲夕枕暗紅塵白頭宮監譚遺事芳草萋萋廢院春獵取西樓並轡馳故宮禾黍不生悲釀成邊釁傾宗社枉咎降人郭藥師殆不在漁洋論詩絕句之亞

遼詩話跋

唐宋以來歷代皆有詩話。而遼獨闕焉。無聞。菴兮先生博采旁搜。粲然成帙。足備耶律氏一朝風雅。余客歲輯補遼史拾遺。多所取資。用誌于此。不敢忘所自云。乙卯仲秋震澤楊復吉識。